乾隆淮安府志

淮安府志驛傳敘

驛遞卽古督郵之政所以宣通符令急遞䟽章實與兵制相爲表裏淮安爲南北咽喉徧爲極衝客使之頻應付之多較他驛爲尤甚夫應付必先夫馬而夫易僱募馬難卒辦當洪武初年有應馬養馬之差輪派里民一應差使用威誅求鄉村小民不惜多金僱役馬戶馬戶類皆無賴子弟每得錢浪費乾没故馬不充額差多輙逃因而更加貼馬錢至於撤田屋鬻子女以一馬破一家者往往有之厥後監收在官一切浮費減十之半而官仍不免負累何也差使雜遝有一日至數十差一差

至二三十騎若不益副馬則馬不足用更益副馬則料不足供以故馬不蕃息重以倒斃脫差越站職此之故且偶遇災傷錢糧捐免本驛應付額銀悉待藩庫撥補捧羽檄而至者急如流水飛星勢不得不剜肉醫瘡百計支吾此驛務之所以重困也我

國家清肅郵政首除濫觴申令不以口腹細故騷擾傳驅復嚴飭輶軒勘合之外毋許苛索又屢奉

上諭酌復工料分數議增夫馬欵額量遠近均勞逸凡驛丞郵卒預備糗糧運送無紛擾之繁驛騎騰驤按程倒換馳驟無歉騶之苦支銷悉由本地遇閏必增餼廩應付

無匱乏之慮行見皇華馹壯如適戶庭竹使銅符恍行枕席且樓號船已奉與修設有大差僱足備用尤見有備無患之意本

朝規制之詳明與體恤之慈惠抑何盛歟志驛傳第二十七

淮安府志卷之二十七

驛傳

淮安府屬驛站衝僻案內編定

山陽縣一等極衝原額遞馬一百二十一匹每匹價十五兩共銀一千八馬夫一百二十一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歲共支銀一百十五兩千七百四十二兩四錢抄牌羽書傳牌獸醫共四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歲共支銀五十七兩六錢水夫二百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歲共支銀二千八百八十兩旱夫一百二十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歲共馬支銀一千七百二十八兩草料每日每匹銀一錢歲共支銀四千三百五十六兩添置鞍轡槽鍘鍋缸挑桶柴薪燈油藥材修理棚廠等項歲共支銀一千八百九十一兩

一錢五分四厘應付銀一千四百三十三兩一錢一分四厘

以上共原額銀一萬五千九百三兩二錢六分八厘

康熙十四年欽奉

上諭事案內裁減水夫一百名存留一百名裁減旱夫五十名存留五十名裁減抄牌羽書等工食銀五十七兩六錢夫敝應付銀一千一百三十三兩零

康熙十五年敬陳減差等事案內裁減驛站錢糧十分之四裁減遞馬三十一匹存留九十匹馬夫三十一名存留九十名裁減馬價工料銀一千八百四兩零

槽鋼鞍轡等銀一千二百三兩零抄牌羽書水夫旱
夫等工食銀共二百三十七兩零
康熙二十年欽奉
恩詔前因錢糧匱乏驛站錢糧裁減四分今着復二分部議
添遞馬十匹馬夫十名水夫六十名旱夫四十名
康熙五十七年酌定驛馬倒斃分數等事案內驛站倒
斃不許過四分每一兩實銷銀四錢仍留六錢解司
充餉
雍正四年另行詳議等事案內裁減水夫十五名存留
一百四十五名旱夫五名存留八十五名

雍正十年敬陳清釐驛務等事案內裁減馬夫二十名存留八十名又敬陳管見等事案內裁減水夫八十七名存留五十八名旱夫三十四名存留五十一名如遇大差不敷應付照每百里僱夫一名給價銀一錢准動裁存工食銀兩餘剩解司充餉

雍正十二年酌定驛棚等事案內遞馬一百匹核減價一百三兩核減馬匹二分草料銀七百二十兩核減槽鍘鞍轡等銀三十八兩解司充餉

乾隆元年請酌驛站錢糧等事案內遇閏月加增工料在於建剩銀內支給

乾隆二年據詳題叅事案內遞馬一百匹內將馬一匹
改報船三隻水手六名應付水差又馬八匹改設夫
十六名其改設船夫工食仍照原編玖馬料價銀兩
支給
乾隆四年欽奉
上諭事案內名募水夫八十七名在站應差原留長養水夫
一百四十五名
今實在現設馬九十一匹歲支四分馬價銀五百八兩
五錢八釐歲支馬匹六分草料銀一千九百六十五
兩六錢歲支槽鍘鞍屜棚敞鍋缸什物燈油藥材柴

薪等項銀一百二十九兩二錢二分

一現設馬夫八十名歲支工食銀一千一百五十二兩

一現設公文馬八匹改夫十六名歲支四分馬價銀十四兩七錢四釐歲支馬匹六分草料銀一百七十二兩八錢歲支槽鍘等銀一十一兩三錢六分

一現設報船三隻歲支四分馬價銀五兩五錢四分八釐歲支馬匹六分草料銀二十一兩六錢歲支槽鍘等銀一兩四錢二分水手六名每名日支工食銀二分三釐三毫歲支工食銀五十兩四錢除支銷外每年捐給工食銀二十一兩七錢九分二釐遇閏亦捐

給其報船損壞亦係捐修

一現設水夫一百四十五名歲支工食銀二千八十八

兩

一現設旱夫五十一名歲支工食銀七百三十四兩四

錢

以上歲共編支銀八千一百三十三兩係按日授

受並無蠲免遇災隨補遇閏加給

一於乾隆十二年蒙總督尹　題准山陽路當極衝支

應竭蹶於平望驛抽馬十一匹夫七名桃山驛抽馬

八匹夫五名共馬十九匹夫十五名增給山陽縣共

馬一百一十四

添撥馬十九匹每匹日支草料銀六分歲共該銀四百

一十兩四錢遇閏加銀十九兩八錢

鞍韂等銀二十六兩九錢八分

馬價銀二百六十五兩四錢三分

馬夫十三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歲共該銀一百七

十二兩八錢遇閏加銀八兩四錢

以上通共該正銀八百七十五兩六錢一分遇閏

加銀二十八兩二錢自乾隆十三年起總在山邑

地丁項下編支

淮陰驛一等極衝 向有驛丞管理 雍正九年歸縣

原額支供應廩給口糧除撥協邳州銀一千二百四十二兩六錢一分四厘

康熙十五年裁減驛站錢糧十分之四裁減供應廩糧銀五百四十二兩六錢一分四厘

康熙二十年酌復銀一百兩

乾隆元年酌減館支項下不得過十分之七山邑應節省館支銀二百九十六兩解司充餉

現在實支銀五百四十四兩遇閏加給

以上歲共編八百兩

山陽縣境內原額樓烣船五十一隻順治十四年總漕
蔡指設裝送官兵大差康熙十一年題定頭舵二名每
月工食銀三兩苫蓋銀一兩一錢遇閏加給遇小建扣
除年終造册報銷至康熙十五年奉部文每船減工食
銀五錢年終同小建解藩司充餉每月頭舵止領工食
銀二兩五錢苫蓋銀一兩一錢至康熙二十年奉
旨開復每船工食銀三兩苫蓋銀一兩一錢每年每船共工
食銀三十六兩苫蓋銀十三兩二錢遇閏加給一月小
建扣除通共五十一隻每年共領工食苫蓋銀二千五
百九兩二錢因水驛衝繁差使絡繹船身年久朽爛卸

縣焦育龍具詳蘇撫楊乾隆三年題准照宜樓船修造之例每船給改編工料銀二百一十七兩四錢九分零並添給不敷工料銀五十二兩共銀二百六十九兩零即在司庫現存地丁銀內撥給成造嗣後三年小修六年中修九年大修十年拆造俱照宜樓船丈尺改編工料之數給發修造毋庸添給不敷所有苫蓋銀兩永行裁減乾隆五年造竣並召募水手六名每名月給工食五錢在於耗羨銀內支給報銷

清河縣一等極衝原額遞馬七十五匹每匹價十五兩共銀一千一百二十五兩馬夫七十五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歲共支銀一千八十兩抄牌羽書傳牌獸醫四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歲共支銀五十七兩六錢水夫二百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歲共支銀二千八百八十兩旱夫一百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歲共支銀一千四百四十兩馬草料每日每匹銀一錢歲支銀二千七百五十兩添置鞍轡槽鍘鍋缸挖桶柴薪燈油藥材修理棚廠等項歲共支銀一百三十五兩應付銀一千二百四十八兩五錢八分零各州縣協濟

以上共原額銀一萬七百十六兩一錢八分

康熙十五年敬陳減差等事案內裁減錢糧十分之四

裁減遞馬五匹存留七十匹馬夫五名存留七十名
水夫一百名存留一百名旱夫五十名存留五十名
康熙二十年欽奉
恩詔前因錢糧匱乏驛站錢糧裁減四分今酌復二分部議
添設遞馬五匹馬夫五名水夫六十名旱夫二十名
康熙五十七年酌定驛馬倒斃分數等事案內驛站倒
斃不許過四分每一兩實銷銀四錢仍留六錢解司
充餉
雍正四年另行詳議等事案內裁減水夫十五名存留
一百四十五名

雍正十年敬陳清釐驛務等事案內裁減馬夫十五名存留五十五名又敬陳管見等事案內裁減水夫八十七名存留五十八名旱夫二十八名存留四十二名如遇大差不敷應付照每百里僱夫一名給價銀一錢准動裁存工食銀兩餘剩解司充餉

雍正十二年酌定驛棚等事案內遞馬七十五匹核減價銀七十七兩二錢五分核減馬匹二分草料銀五百四十兩核減槽鍘鞍轡等銀二十八兩五錢解司充餉

乾隆元年請酌驛站錢糧等事案內過閏加增工料在

於建剩銀內支給

乾隆四年欽奉

上諭事案內名募水夫八十七名在站應差原留長養水夫

一百四十五名

今實在現設馬七十五匹歲支四分馬價四百九十兩

一錢歲支馬匹六分草料銀一千六百二十兩歲支

槽鍘鞍屜棚廠鍋缸什物燈油藥餌柴薪等銀一百

六兩五錢

一現設水夫一百四十五名歲支工食銀二千八十八

兩

一現設旱夫四十二名歲支工食銀六百四兩

一現設馬夫六十名歲支工食銀八百六十四兩

以上歲共編支銀五千七百七十二兩四錢係按

日授受並無蠲免遇災隨補遇閏加給

清口驛一等極衝原設驛丞一員雍正九年歸縣管理

額設舘支廩給銀七百兩

雍正七年奉文節省銀二百五十九兩

今實編支廩給銀四百四十一兩

桃源縣一等極衝原額遞馬八十匹每匹價十五兩共銀一千二百兩

馬夫八十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歲共支銀一千一百五十二兩抄牌羽書

傳牌獸醫共四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歲共支銀五十七兩六錢水夫二

百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歲共支銀二千八百八十兩旱夫一百名每名日支工食

銀四分歲共支銀一千四百四十兩馬草料每日每匹銀一錢歲共支銀二千八百八十兩添

置鞍轡槽鍘鍋缸兆桶柴薪燈油藥材修理棚廠等

項歲共支銀七百五十三兩八錢應付銀一千三百七十二兩八錢

以上共原額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八兩六錢

康熙十五年敬陳減差等事案內裁減驛站錢糧十分

之四裁減遞馬十匹存留七十匹馬夫十名存留七

十名水夫一百名存留一百名旱夫五十名存留五
十名應付銀七百七十二兩八錢鞍轡槽鍘等七百
兩裁減抄牌羽書工食銀五十七兩六錢
康熙二十年欽奉
恩詔前因錢糧匱乏驛站錢糧裁減四分今酌復二分部議
添設遞馬五匹馬夫五名水夫六十名旱夫二十名
康熙五十七年酌定驛馬倒斃分數等事案內驛站倒
斃不許過四分每一兩實銷銀四錢仍留六錢解司
充餉
雍正四年另行詳議等事案內裁減水夫十五名存留

一百四十五名

雍正十年敬陳清釐驛務等事案內裁減馬夫十五名

又敬陳管見等事案內裁減水夫八十七名存留五

十八名旱夫二十八名存留四十二名如遇大差不

敷應付照每百里僱夫一名給價銀一錢准動裁存

工食銀兩餘剩解司充餉

雍正十二年酌定驛棚等事案內遞馬七十五匹核減

價銀七十七兩二錢五分核減馬匹二分草料銀五

百四十兩核減槽鍘鞍轡等銀二十八兩五錢解司

充餉

乾隆元年請酌驛站錢糧等事案內週閏月加增工料
在於逮剩銀內支給
乾隆四年欽奉
上諭事案內名募水夫八十七名在站應差原留長養水夫
一百四十五名
今實在現設馬七十五匹歲支四分馬價四百九十兩
一錢歲支馬匹六分草料銀一千六百二十兩歲支
槽鍘鞍屜棚廠鍋缸什物燈油藥餌柴薪等銀一百
六兩五錢
一現設水夫一百四十五名歲支工食銀二千八十八

兩
一現設皁夫四十二名歲支工食銀六百四兩
一現設馬夫六十名歲支工食銀八百六十四兩
以上歲共編支銀五千七百七十二兩六錢係按
日授受並無蠲免遇災隨補遇閏加給
桃源驛一等極衝原額廩給舘支銀一千三百七十二
兩八錢
康熙十五年裁減驛站錢糧十分之四裁減舘支銀七
百七十二兩實存銀六百兩
康熙二十年酌復銀一百兩

今實編支館支銀七百兩

古城腰站一等極衝 雍正九年題准添設驛丞一員

古城係桃宿適中之地桃宿相距途長站遠地衝差繁於康熙十三年間奉安站部司色拜調撥邳州遞馬六十匹馬夫六十名挿立腰站續於敬陳減差案內裁馬二十匹馬夫二十名存站應差馬四十匹馬夫四十名欽奉

恩詔事案內議將原調邳州遞馬四十匹馬夫四十名回歸邳州馬二十匹馬夫十六名存留邳州馬二十匹桃源加馬二十匹歸併桃源縣管理

額編設遞馬四十匹每匹價十五兩共銀六百兩馬夫四十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歲共支銀五百七十六兩馬草料每日每匹銀一錢歲共支銀一千四百四十兩

鞍轡等銀七十兩

雍正十年裁減馬夫八名

雍正十二年核減馬價銀四十二兩馬匹二分草料銀二百八十八兩鞍轡等銀十三兩二錢

今實在現設馬四十匹歲支馬價銀五百五十八兩八錢支四解六歲支馬匹六分草料銀八百六十四兩歲支槽鍘鞍屜棚廠鍋缸什物等項銀五十六兩八錢

一現在設馬夫三十二名歲支工食銀四百六十八兩

以上歲共編支銀一千九百四十七兩四錢係按
日授受並無蠲免遇災隨補遇閏加給
一千乾隆十二年蒙總督尹　題淮桃源縣古城驛係
東路極衝原設馬四十匹實難竭蹶支應於金陵驛
抽馬八匹馬夫六名江東驛抽馬七匹馬夫六名姑
蘇驛抽馬五匹馬夫四名共馬二十匹夫十六名添
給古城驛以足六十匹之數
添撥馬二十匹每匹日支草料銀六分歲共該銀四百
三十二兩遇閏加銀三十六兩
鞍轡等銀二十八兩四錢

馬價銀二百七十九兩四錢

馬夫十六名每名日支工食銀四分歲該銀二百三十兩四錢遇閏該加銀五十五兩二錢

以上通共歲該銀九百七十兩二錢遇閏該加銀五十五兩二錢自乾隆十三年起統在桃源縣地丁項下編支

古蹟

山陽縣

山陽故城　在今縣治南晉義熙間即射陽縣之地置山陽縣築此城

射陽故城　在射水之陽即射陽縣之故城今圮廢

新城　舊志云在治西三十五里宋咸淳間置爲控扼之所元廢今屬山陽按元時淮安另有新城縣後併入山陽此新城縣之故城與今新城異也

劉王城　治東南十里運河西世傳漢吳王濞所築

故倉城　治東南六十里隋文帝將伐陳因故城修築儲糧大業末猶有積穀隋亂廢

柘塘城　治西南四十里

按南畿志云其城三座約圍一里許隋煬帝遊江都聚糧於此

西遼城　治東二里唐太宗征遼時駐兵於此故名

老鸛河　去治西七十里五代史周世宗顯德五年伐南唐至北辰堰齊雲艦大不能過遂開此河今塞

都灌塘　舊志云在舊淮陰驛西南濱頭村淳熙八年鑿以灌田今塞

山陽池　三國志蔣濟傳欲燒船于山陽池此時山陽未立郡縣已有山陽池之名

古郭家池　在舊城內西北隅一名放生池明崇禎間推官袁彭年築隄禁捕魚　國朝順治間

漕督蔡公士英建大士閣於其上
又臨水搆亭爲遊息地今傾圮

萬柳池　在舊城內西南隅今天妃宮前
水池皆是環隄舊多楊柳故名

臙脂池　在城東南隅以
其水赤故名

阮池　在城北郭家墩旁
不知其所由名

躍龍池　在清江浦常盈倉前舊志云以明武宗至此
泛舟濡衣而名按正德十四年冬武宗自徐
州順流而下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宅凡十三日始
南至次年八月旋蹕九月丙寅復幸張陽宅自泛小
舟捕魚於積水湖覆焉獲救僅
免設者因名其池爲躍龍云

雷湖　在清江浦東南即徐家湖明末巡按御史王燮
字雷臣守淮即此湖訓練水師淮人因名曰雷
湖湖有八景邑人程
詠清河湯調鼎有詩

杏壇　在府學大成殿後宋嘉定間
郡守應純之植杏爲壇故名

杏花村 在望雲門外邑人張民部奕有詩

櫻桃園 在觀風門外去城十里劉伶臺之西

恢合園 明邑人編修夏曰瑚建在北門外郭家墩之東

瑶真館 淮南轉運使林公次中所君徐節孝先生有詩並序

小學齋 嘉定七年太守應純之建附郡學兩廡教授王呈瑞有記

封本堂 淮南轉運副使黄公建徐節孝先生有詩並序堂址今無可考

獻功堂 舊志云在儒學門東泮水池上嘉定八年太守應純之建

舉遠樓 在舊城西門子城上明漕撫王公宗沐建有記

七星樓 在淮揚道署後康熙甲子副使高公成美重修今尚存

三槐臺 在府署餘棠園內明萬歷間推官許令典有詠三槐臺詩

石柱　在縣學儀門內唐楚州官屬題名柱也高五尺
許圍可合抱字多磨滅其可辨者如朝散大夫使持
節楚州諸軍事守楚州刺史郭行愈至楚州營田判
官張庾共三十四人姓名尚存今詳入職官志太和
年唐文宗獨多次則開成又次則會昌餘多不可識
郡署銅柱　在大堂後三槐臺前後有雙銅柱後雙柱
間有一鐵釜柱高一丈五寸許圍三尺許各柱上有
銘詞明代鑄以鎮淮流者前東柱云神樞旣立妖魑
遁藏六龍驤首以迎太陽
日鑒在茲赫然靈光駕彼鯨波挂景扶桑前西柱云
陰陽之靈金精之英立于西方自天保定與淮俱安
爲淮作鎭神明衛之上帝有命後東柱云肅將明威
建茲嚴城爰立標準以樹風聲狂濤旣息東海永淸

百靈來朝覩茲園楨後西柱云桓桓鐵柱植於金城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萬世永賴地平天成皇明嘉靖庚申秋八月

枚皋宅　在淮陰故縣南

按皋父乘自梁孝王薨歸淮陰而皋與母居梁後乘已老武帝以安車蒲輪名則舊宅固是乘所遺何以獨稱皋抑皋少時雖與母居梁而貴顯後或又返淮陰舊宅耶

節孝故里　在舊城南門外按節孝先生晚年自號南郭翁其府學西齋是爲教授時所居東郊三里塘乃先生廬墓所也今縣署東節孝祠乃後人所建非當日故里

趙嘏宅　嘏憶家詩云家在枚皋舊宅邊

劉伶臺　在觀風門外東北十五里唐許渾詩云劉伶臺下稻花晚韓信廟前楓葉秋

丹臺　在鉢池山上相傳王子喬煉丹於此今臺畔有祠祀子喬像

杜康橋　治南十三里劉伶臺南

水教亭　在望雲門外宋知楚州應純之既開管家湖以教舟師因建亭於其上

望淮亭　在府城西門外舊仁濟橋側

萬柳亭　在舊城西南隅卽萬柳池上亭也昔年池上芰荷楊柳極多爲遊讌之地

南昌亭　治西三十五里在故淮陰縣即韓信從亭長

寄食處

招隱亭　在西湖旁運河西岸明隆慶間郡守陳公文

燭建今圯

湖光亭　在望雲門外放生池上

麗澤亭　在儒學獻功堂後宋嘉定間教授王呈瑞建

采芹亭　在府學芹池北淳熙間知楚州張冲建

陽春亭　在察院後

如歸亭　在南市橋西

澄清亭　在望雲門外杏花村舊名攬礬亭

南津亭　在覲風門外一里舊臨運河

北津亭　在朝宗門外亦臨運河

清淮亭　在朝宗門外

著鞭亭　去治南十里

秀淮亭　在故淮陰縣運河西

楚望亭　在大義鄉楊興村　湖光以下十二亭今皆圮廢因舊志所載仍錄其名

志清堂　在舊府治後宋守臣孫虎臣書額

壽遐堂　在舊府治宋建

熙臺　東南子城上宋建

月波樓　在府治舊通判廳

宴花樓　在府治南卽舊城南門樓其西門樓曰望雲南唐建

鎮淮樓　在舊城橋西北宋鎮江都統司酒樓

轉搬倉　在郡城運河西岸唐江淮漕運於此轉送關陝北有運河堰周世宗始置滿浦閘以通水路

蛻龍潭　在南溪河明潘公季馴塞決河時得一穴有龍骨焉因名司寇王公世貞有記

藏軍洞　在新城東門樓下有地洞深不可量乃剏城時建事見邑人馮一蛟閒園誌遺

鼉鐘　在舊城北門樓上相傳西湖未涸時每風雨夜舟人輒聞湖心鐘聲土人因伺之見二巨鐘浮鬬水面告于官獲其一懸于北門城樓擊之聲聞十數里

鐘樓下鐵人　閒園誌遺云明洪武間劉誠意登淮城相度形勢惟慮洪澤潰溢因鑄鐵人高丈餘以右手指西南厭之今現埋鐘角下有跡可考

紫極宮畫　在城西南隅宋楊傑記云嘗有仙來遊題詩於壁刮之不滅又有李公麟畫猿戲馬馬驚而圉人鞭之時稱奇筆

高麗古鼎　在府署東古報恩寺內唐時得之高麗宋

時賜本寺其製精巧爲盜竊其蓋復折一耳嘉靖間巡撫某命工鑄之不成工苦之私又毀其一耳今見存寺中

白菓塔　在涇河蔡家橋南其地多墩阜相傳未有塔時大霧三日霧開則塔在焉本細而末漸大狀如白菓以爲仙跡云

娑羅樹碑　初在舊淮陰縣南今移府治賓館內唐刺史李邕撰文并書

鉢池丹井　在鉢池山丹臺下相傳周靈王太子晉煉丹井也井水日變三色

漂母井　在城西北支通墻下俗傳取井水以漂獨漿白

枸杞井　在城西南隅古開元寺後井上舊有枸杞一株相傳千餘年物根深入井其水甘冽飲之延年李東垣本草注云淮陰有枸杞井在舊城內開元寺水味甘聖泉也唐劉禹錫白居易皆有枸杞井詩

甘泉井　在豐登橋側水與淮流爲消長

掩鶴井　在舊城內西南隅天妃宮後相傳林靈素住此曾蓄一鶴有異人至必飛鳴一日呂洞賓來先爲掩鶴於井中使不得飛鳴今井尚存

漂母祠舊址　本在舊城西門外後改建於北角樓北

漕河隄壖原祠舊址改爲郵舍

山陽灣　昔淮水東流過清口歷甘羅城遶運達清江浦至相家灣趨柳浦灣即古山陽灣也一名山陽渡一名山陽津勢最湍急故宋轉運使喬維嶽別開運道以避山陽灣之險焉

射陂　前漢書廣陵王胥傳子南利侯寶有罪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張晏注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按寶應縣志云白水塘在縣治西八十五里一曰射陂蓋山陽寶應皆古射陽地白水塘即今高

堰以東山寶二縣運河西岸地明一統志以射陽湖爲射陂非是射水在南湖與縣皆在其北故曰陽也

茶陂　在縣治南陸羽茶經云淮陰圖經山陽縣南二十里有茶陂舊志云去治西南二十里北杭管家湖湖即故西湖也自河徙湖塞茶陂舊址今不可考

袁浦　在淮陰故縣西二里水經注云淮陰縣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自九江東奔袁譚路出茲浦而得名按公路浦在淮陰縣西二里今清江浦在淮陰故縣東二十里舊志謂清江即袁浦者誤矣又伏滔北征記曰廣陵西一里水名公路浦袁術東奔袁譚

于下邳由此浦渡因名淮陰後漢屬廣陵郡又爲下邳國陳登爲廣陵太守治所在淮陰則伏滔所謂廣陵西一里者卽道元所謂淮陰西二里也袁浦在今

淮陰故縣無疑

按山陽淮陰本爲二縣今之淸江浦至淸河縣河口及洪澤湖皆古淮陰縣境雖與山陽緊相接壤其地相去有數十里蘇軾詩曰淮陰暮發朝山陽是其証也乃古蹟之在淮陰故城者舊志山陽淸河互見江南通志俱載入淸河今從之

鹽城縣

鐵柱岡　縣治東門城外

按明一統志云秦皇繫馬柱乃鎮海龍之患也互見

山川

鹽城監　在縣治南

按新唐志云鹽城有鹽亭一百二十三所寰宇記云鹽城監古之鹽亭也歷代海岸煎鹽之所南唐置監共後因而不改管鹽場九所曰伍佑曰紫莊曰南八遊曰北八遊曰丁溪曰竹子曰新興曰七惠曰四安

石人頭　出土高四尺五寸在治北六十里近海岸一里

韡素亭　在治後圃舊名燕喜亭宋知縣袁權改此名元更清肅又更觀海

登津館　在治西門外洪武十五年知縣俞順辰改名承亭

鐘樓　在治南街東洪武十五年知縣俞順辰建

燕子閣　在治西南七十里相傳爲古烈女作

阜寧縣

廟灣城　在未分縣之先舊名灣鎮灣鎮孤懸海上無堅壘深溝倭寇竊發何以控禦前代建有專城居民恃以無患

巢城　在縣治南七里喻口鎮昔黃巢將寇廣陵屯兵於此築之今廢

捍海堤　即范公堤自鹽阜直抵通泰海門每患海潮鹹滷浸潰旵田宋天聖中張綸刺泰州欲築此堤捍海范仲淹悉力贊之卒底成功人因名曰范公堤詳鹽城縣山川

雲梯關　縣北有數大套疊若雲梯河湖諸流俱從此出海昔爲重鎮築墩十座衛指揮領兵防守旁多屯地

楊公墩　在清溝鎮爲鹽令楊瑞雲作公有濬射陽湖之功故民作墩以表之

文峰塔　縣治城南

望海樓　在城上東北角艮隅遇有倭警則登樓瞭覘

元對閣　在小南門外小市口南郭廣祖九有藏修之所

清河縣

淮陰故城　在縣治東南五里秦時置九江郡淮陰縣隷焉城宜此時所築晉永和間荀羨屯兵其地今廢爲淮陰鎮水經注云淮水東北經淮陰故城即此

清河故城　在縣治東北五里宋度宗咸淳九年置

甘羅城　在舊淮陰縣治北相傳秦甘羅所築

按南畿志云雨後常於土中得小錢篆文不可識或云即甘羅遊處

韓信城　在故淮陰城東接山陽縣

按寰宇記云信本淮陰人宅塚處所並存後受封

爲侯因築此城

金城　去府治北六十里

吳城　在小清河南岸東西有二城相向遥隔五里宋

南渡後嘗置縣紹興二年罷縣爲鎮

韓王莊　世傳韓信生於此與八里莊相連

按舊郡志清河南口向有八里莊聞迩韓王莊云

千金亭　在淮陰故縣西韓信微時嘗釣於此漂母飯

韓信信貴賜千金後人因築亭其上又有漂母岸在

淮陰故縣南此爲漂母浣絮布之所

韓侯釣臺　舊蹟在故淮陰城下史記正義云淮陰城

北臨淮水信釣於此今郡城朝宗門外漂母祠旁釣臺乃明萬歷間郡守劉公所建以表遺趾非果當日淮陰矦釣處也

古淮陰市　在淮陰故城即淮陰矦微時遇少年處今府市口有淮陰市碑乃後人所立非舊地也

胯下橋　去淮陰故城半里許即韓信未遇時爲少年所辱處今湮廢

三亭　韓亭在淮陰故縣南枚亭在淮陰故縣北步亭在淮陰故縣西橋南以韓信枚皐步隲得名皐爲中郎將隲爲吳丞相宋晁瑞彥詩云韓枚步隲建三亭

故顯當時將相名

安東縣

漣水三城　有大城東城二所相連只隔一濠謂之市河又有西城少遠百餘步各有城濠俱宋嘉熙四年知州蕭均所築

按宋史李璮以漣水三城來歸夏貴破李松壽於漣水三城即此松壽璮小字

襄賁故城　在縣治北劉宋泰始中僑置應劭曰賁音肥

金城　治北三十里世傳金輪王所築

金城故縣　在縣治北唐置

按唐書地理志泗州臨淮郡下註云武德四年始

以漣水縣置漣州並置金城縣貞觀元年州廢省

金城縣此當是武德四年所置也九域志云漣水

縣有金城鎮即故縣

沙將軍城　治東北五十里在一帆河東又有營城在

治北十五里元末董搏霄所築

抱月城　治西二十里在支家河西城抱淮泗之水形

勢似月

九陽洞　治東一里在上真觀世傳徐晞築室修煉於

此

佛陀磯　治北五十里世傳學道者未出家時取魚置

船中以水澆之蕩摇其船活者皆隨水去故以名磯

金剛嘴　治西南三里當淮水之衝築以殺水勢為西城之藩南畿志云或曰殘磚上有尉遲恭字

赤岸　有二處一在治東十里一在治西三十里下臨淮濟沙赤

洗墨池　在故縣治後宋郡守米芾滌硯處

豹隱堂　在文廟前宋時建趙槩初館於漣水守慕彝以學士知漣水人名其堂曰豹隱

馬腰臺　治北十五里在中漣河東以其形如馬腰故名

畦桑園　元時闢去治東北一百六十步廢于兵洪武
初改創于治西四百六十步
淮山樓　去治西四十步
崇文閣　在治東南即儒學書樓至正九年知縣謝處
信修建
采芹亭　在文廟內
會景樓　在縣東三十里阜民鎮

桃源縣

桃源古洞　治東三義廟內陰雨連綿庭鮮積潦宋建炎三年浮出一石碣其文曰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凡三十二字

眞君井　縣治城南水味甘美旱亦不竭俗傳劉眞君所鑿

赤鯉湖　治北七十里老鸛亭東北相傳有仙人乘赤鯉上昇故名

按列仙傳琴高於碭水中乘赤鯉上昇碭水去此

不遠赤鯉湖或其下流耳

學城　治北二十里相傳夫子適楚駐轍於此邦人從學焉故名

按桃邑南通淮蔡北接山東想夫子周流列國自魯由陳蔡之楚轍跡之所及也

陸城　治西五里故老相傳吳陸遜所築或云陸遜封邑

古城　治西北六十里考舊府志云晉石崇出鎮下邳時所築故址猶存

桃源故城　即今桃源縣治

按金史云泗州有淮濱縣宣宗興定二年以宿遷之桃園鎭置旋於元光二年廢爲鎭元至元十四年復置曰桃園縣其後乃訛曰桃源

泗陽故城　在桃源縣東漢置

按水經注云泗水經魏陽城北城枕泗州疑卽泗陽故城魏文帝所經因以改名也

淮陽故縣　在桃源縣西北

按隋志云梁置淮陽郡東魏置綏化縣後周改縣爲淮陽水經注云泗水東南經淮陽城城北臨泗水卽此

老鸛亭一　治東北六十里卽古崇河驛地爲清桃分界

河上有橋橋上有亭其橋名崇亭橋

塚墓

山陽縣

公冶長墓在府境一說在青州諸城縣漢書云在姑蘇城蓋亦傳疑之義云

韓信母墓在淮陰故縣去治西四十里與漂母墓相對俗呼東西塚按本傳信母死貧無以葬然行營高敞地令旁可置萬家邑後淮陰築邑在此又見清河志

漂母墓在縣西四十里舊淮陰縣北寰宇記信爲楚王立塚以報漂母

枚皐墓在舊淮陰縣以上四墓今俱失其處

程知節墓在治東南紫霄宮前宋紹興十年韓蘄王築城掘池深丈許見有棺得埋銘云唐程知節墓又云遇韓則破按唐書程知節本名程駭金濟州東阿人爲峽州刺史到任卒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不知何以又有墓在此或者葬其衣甲云宏治十六年本府同知司淵立碑表之淵亦

東阿人

徐節孝墓 在治東三里塘每歲春秋二祭

趙康州墓 在治東三里塘嘉定志謂康州歸葬江山以康州嘗為江山令也然康州係山陽人墓應在山陽或者甘棠遺愛江山葬其衣冠云

趙忠烈墓 在舊北辰鎮壽昌寺南

張右史墓 去治北七里嘉定六年常平使者施宿建祠於其所按張耒潤州謝執政啟云擢升右史密邇淸光則右史即耒無疑舊志又謂耒墓在城西舊淮陰縣不知何以重載豈傳聞二墓未知孰是故併存之右史以上至康州三墓俱失其處

朱仙墓 在縣城雷神殿後相傳昔道士朱姓者瘞此跡淮水大不沒上人異之

趙母墓 在舊漂母祠旁母鳳陽人明太祖微時母偹儀物送至皇覺寺洪武初母近百歲卒諭祭

楚漂母祠旁事載鳳陽志後
漂母祠遷墓遂不知所在

刑部尚書高陽郡公韓湙墓在舊城西門外運河西岸有碑文永樂間燬於
兵火嘉靖甲寅郡人都
御史潘塤爲立碑文

右都御史楊靖墓在柳淮鄉子孫不能守鞠爲茂草以旁隙地市於人知府薛鏊訪求
之捐俸金四十餘兩贖之封樹而
復其族孫名華者守焉益義舉云

沭陽伯金濂墓在治東門外石塘去治十五里

戶部尚書沈翼墓在治南四十里平河橋東去岸四里許有翁仲碑表

太子太保葉淇墓在移風閘西岸有神道碑祠宇

刑部侍郎楊理墓去治西十五里鉢池山之陽

叅政高安墓在迎遠門外抽分厰後

工部侍郎葉贄墓在吏字舖去治四十里

學士黃諫墓在治東三里塘

禮部侍郎蔡昂墓在城南包家園

戶部侍郎胡璉墓在治西石塘地方

都御史潘塤墓在治南平河橋

都御史盧蕙墓在城西安樂鄉

通參楊谷墓在城南窑黃墩

布政使胡有恒墓在城西石塘

編修盧淮墓在三里塘

知府胡效才墓在城西范家墩

都給事中胡應嘉墓 在城西畢家溝

刑部右侍郎張鹵墓 在城東三里塘諭葬

何烈女墓 在治西北窑溝給事推官馬堅封塚建祠作傳

鮑烈女墓 在西門外運河東岸今建坊有祠堂

陳節婦墓 在漂母祠內旁有井相傳節婦死處

鹽城縣

陸秀夫墓 在縣治西南五十里

卞元亨墓 去縣治六十里大岡鎮

成均墓 在新河廟去縣治西六十里

夏昇墓 在桑臺寺西去治西南九十里

清河縣

吳王墓去治西十三里按吳王溥五代楊吳俱在江淮之南此云吳王不知何所指

史欽墓去治北四十里屬金城鄉至元間卒于官因葬焉

韓信母墓在韓信城下半里

漂母墓墓對韓母墓山陽清河比鄰當是一事而兩見也

桃源縣

劉太尉墓治西半里

湯福新墓在赤鯉湖鎮去治七十里

知府胡思忠墓在墩郎莊去治四里

封都御史朱洪墓在金牛冢去治十里

僉都御史朱茨墓在朱家陵去治西北四十里

陸遜墓去治西五里上建關帝廟墓基正當坐處

蔡陽墓去治西北五十里在古城北

安東縣

康王墓去治北二十五里港河西世傳宋康王墓

蠻王墓去治東北八十里在邊蠻河側豈亂華之時有所謂蠻王者內侵至河而止因瘞河南故云然不可考矣

賢母墓去治東十里唐侍御史王義方母

韓憑墓去治北三百五十里

青陵臺墓或云即韓憑妻墓俱詳見邳州䕺墩辨下今考一統志青陵臺在河南開封府封邱

縣界按干寶搜神記云宋大夫韓憑妻美宋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因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登臺自墜而死左右攬衣不勝遺書于帶日請以巴還韓氏合葬王怒埋爲二塚相對經宿有梓木生二塚上根交枝連有鳥如鴛鴦棲樹悲鳴其音高人又云憑妻作詩日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感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死觀此則邳州及此舊志所載俱爲謬誤

嵇安墓嵇宣尉墓俱去治東五十里在太平鄉逢郵浦北

張萬戶墓去治北一里許大成坊一保即張漢英墓

婁道者小塔治西四里即道者茶毗之地嘗有五色光亘天邑人以爲佛化勝地因建浮圖于其上

妙通塔治西一里藏婁道者舍利宋大中祥符賜名

淮安府志藝文敘

淮郡葦河漕兩大政爰者仰荷

皇慈翠華臨幸指授方畧軫民疾苦

御製詩文炳於星日益

列聖之壓宵旰而加懷保者如此其至也地當南北之衝重

臣之所駐節官屬棊布舟車絡繹名公卿惠此一方旣

多許謨碩畫又賢士大夫往來上下觸景與懷形爲風

雅名作如林斐然盛矣上溯漢京產茲土者有若韓淮

陰之籌策枚都尉陳軍謀之著作陳少府臧太原之正

義直辭垂諸簡編彪炳天壤自時厥後偉人哲匠代不

乏人類皆能綢繆桑梓摅寫情性則夫協輿論之公備輶軒之采往往而在輯而存之與四方之作者並列豈非錦組之交輝笙簧之迭奏哉葢藝文與城邑山川人物相爲表裏暢之以紀載則條理彰播之以謳吟則旨趣永故詩若文之見於是編者或以事重或以人重或專以詩文重不拘一律用成鉅觀其出于四方者爲一編出于本郡者爲一編俾主客毋相混以便觀覽志藝文第二十九

此書藝文志敘云出於四方者爲一類出於本郡者爲一類俾主客不混觀者易別今按藝文之詩洵然文則主客錯雜欲遵原本與序不合欲另更正此次又係重刊而非重修謹申明於此庶閱者有以諒云前墳墓壇廟志有未順縣綱者亦從此義

山陽侍鏻校理

藝文

御製高堰石工告竣碑記

黃河爲運道民生所關而治河以導淮刷沙爲要高家堰者所以束全淮之水并力北趨以入河河得淸淮則沙不積而流益暢故攷河道於東南以高堰爲淮黃之關鍵淮自中州挾汝潁渦汴諸水滙注於洪澤一湖蕩激潆洄浩渺無際而淮揚兩大郡居其下流惟恃堰隄以爲障禦所繫詎不重哉我

皇考聖主仁皇帝爲億兆蒼生籌萬世永賴之計屢勤

濤踴指示臣工
方畧昭垂神謨卓越全河形勢經畫周詳而高堰堤工尤厪
宸慮迄今數十年來河臣遵守成規列郡得安衽席者
皇考聖績神功之所賜也朕紹承鴻緒注念河防思高堰堤
工綿遠保護維艱惟不惜多費帑金建石工使高厚堅
固久遠可恃斯於運道民生實有裨益朕衷默定詢度
僉同爰特發帑金庀材鳩役專命大臣董其事經始於
雍正八年二月越雍正十年六月大工告竣仰藉
神庥風濤恬靜薪石雲集工作易施增卑而高培薄而厚易

圯而新孔固孔完其祟廣皆有加於舊凡六千三百四
十餘丈延袤四十餘里所費帑金一百一萬餘兩於是
高堰之工屹然爲淮揚巨障河臣上言大工之成不可
無紀用俞所請摛文勒石以示朕宵旰疇咨之至意冀
河流濟運永慶安瀾保障無虞民生樂業以無忝
皇考底定平成之績云爾

御製河臣箴

自古水患惟河爲大治之有方民乃無害禹疏而九平成攸賴降及漢唐決復未艾漸徙而南宋元滋溢今河昔河議不可一昔止河防今兼漕法旣弭其患復資其力矧此一方耕鑿失職澤國波臣痌瘝已極肩茲鉅任曷容怠佚毋俾金隄潰於蟻穴毋使田廬淪爲蛟窟毋徒糜國帑而勢難終日毋虛勞畚築而功鮮聚實務圖先事盡利導策莫悔後時飾補苴術勿卽私而背公勿辭勞而就逸惟潔清以自持兼集思而廣益則患無不除績可光冊示我河臣敬哉以勗

御製漕臣箴 康熙年

國家定鼎會極幽冀歲漕東南積待惟淮舳艫銜尾數百萬計轉輸有程貴以時至專設重臣式董厥事我徒我旅亦云孔勤尚其寛恤厚彼糗糧尚其撫綏摩彼疴癢毋借空名耗閭左藏毋踵陋習損經制常爾克持廉則吏罔弗戢吏克守法則軍罔弗康軍既樂康競輓以將孰困而逋孰盜其粮官苛剝之用飽巳橐下復效之鼠雀曷防濡滯河干如稽集蝗總計而論食我太倉國儲民食毋乃兩傷爾膺斯任莫忝王章

漢

淮陰侯列傳　司馬遷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絶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劒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

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劒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

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

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獘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

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背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刼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

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晩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卽絶河關反

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

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

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

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
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
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
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
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
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
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
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
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
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

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

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

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鎭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鎭撫其國漢王許乃

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城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城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

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巳聽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巳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巳定臨淄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

容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
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
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
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
遂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
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
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
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鎭之其
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

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寗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之甚也且

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

以至于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

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皐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

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以立天下服聽而歸德于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

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

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

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為巫漢

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眜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眜聞其在楚詔楚捕眜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寔

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

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

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日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歎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

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
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
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
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寃哉
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
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
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
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
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
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

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
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
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巳功不矜其能則庶
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
務出此而天下巳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淮人見正史者文繁不勝載獨載是傳以其微詞能爲淮陰表明心迹爲萬世立案非特重其爲太史公之文也

七發 枚乘

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方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衣服則雜遝曼煖燂爍熱

者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肢痿隨筋骨挺解血脉滛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醼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矣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彊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尚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蕩之心

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
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可以要言妙
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
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以輪菌根扶疎以分離上
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
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
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
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
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鉤以為
隱九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牙為之歌歌曰麥

秀蔣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高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飰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

虛穉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
前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
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
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
未能也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
右湖其樂無有於是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
物屬事離辭連類浮遊覽觀乃下置酒於娛懷之宮連
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
白鷺孔雀鶤鵠鵷鶵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
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

素葉紫莖松栢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櫚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陰陽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西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浩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遊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遊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遊清風陶陽

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遊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冤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遊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牲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也於是榛林深澤烟雲闇漠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

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
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
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眞太子之所嘉也
能彊起而遊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
然有起色矣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
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
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
者所揚汩者所温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畧辭給固未
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慓兮混汩汩兮忽
兮慌兮倜兮儻兮浩瀇瀁兮超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

既乎東海澒洞乎蒼天極慮乎崖涘流覽無窮歸神日
母汩陳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
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還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
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漑胸中灑練五藏
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投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
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
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
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
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
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

而濤起其始起也淇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皚皚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容容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礚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五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震如怒

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㑦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廻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湧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潏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恠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悽焉此亦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

不失一此亦天下妙言要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
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
出霍然病已

諫吳王書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

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
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
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
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迹逾多
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
益也不如絶薪止火而已不絶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
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
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
廼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
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
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絶手
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
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
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
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重諫吳王書　　枚乘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

東當六國之從六國秉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並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

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

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
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
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
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漢

菟園賦　　枚乘

修竹檀欒夾池水旋菟園竝馳道臨廣衍長坂故徑於崑崙貇觀相物芴焉子有似乎西山西山隑隑郵焉嵬嵬巷路㚇巙嶔巖𡸣㟅巍巍䫆焉暴熛激揚塵埃蛇龍奏林薄竹遊風踊焉秋風揚焉滿庶庶焉紛紛紜紜騰踊雲亂枝葉翚散䴡來𣗋𣗋焉谿谷沙石涸波沸日渓浸疾東流連焉轔轔陰發緖菲菲闇闇讙擾昆雞蝭蛙倉庚密切別鳥相離哀鳴其中若乃附巢蹇鷙之傳於列樹也欐欐若飛雪之重弗麗也西望西山山鵲野鳩白

鵁鶄桐鷗鶂鶂鵰翡翠鴝鵒守狗戴勝巢枝穴藏被塘
臨谷聲音相聞喙尾離屬翱翔羣熙交頸接翼闌而未
至徐飛翋𦐇往來霞水離散而没合疾疾紛紛若塵埃
之間白雲也予之幽冥究之乎無端於是晚者早夏邯
鄲襄國易陽之容麗人及其燕餚子相子雜遝而往欵
焉車馬接軫相屬方輪錯轂接服何騎披銜跡蹶自奮
增絶林佛勝躍水意而未發因更陰逐心相秩奔隧林
臨河怒氣未竭羽蓋繇起被以紅沫濛濛若雨委雪高
冠扁焉長劒閒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樂衰遊觀
西園之芝芝之成宮闕枝葉榮茂選擇純熟挈取含苴復

取其次顧賜從者於是從容安步鬬鷄走兎俛仰釣射
煎熬炮炙極樂到暮若乃夫郊采桑之婦人兮袿裼錯
紆連袖方路摩地長髮便娟數顧芳溫往接神連未結
巳諾不分縹併進靖偵笑連便不可忍視也於是婦人
先稱曰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嘉客兮不能
歸桑蔞蠶饑中人望奈何

忘憂館柳賦并序　　　　枚乘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柳
賦路喬如鶴賦公孫詭文鹿賦鄒陽酒賦公孫乘月
賦羊勝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

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疋

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蜩螗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之小臣瞽聵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彫鎗鍠啾唧蕭條寂寥雋乂英髦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答陳琳書　臧洪

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携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

告絶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
冀遥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蒙衆命援引古
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
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刄乎
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
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
人相接過絶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
室豈悟天子不悦本州見侵郡將遘羑里之厄陳留克
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
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

輕重殊塗親疏異勢故便收淚告絶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巳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効之昔張景明親登壇插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研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不獲命畏威懐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

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趣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遜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一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

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
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
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
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
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
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
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
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
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
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

城下哉足下識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如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托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爲袁紹檄曹操　陳琳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成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季年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丐携養因贓假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獮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埽夷凶逆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劒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合謀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衂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蹷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儁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諛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

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會後鑾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室敗瀆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睚眦被以非罪榜楚並兼五毒備至觸情任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

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意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栢桑梓猶宜肅恭而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汚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

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
梟雄往歲伐鼓北征公孫瓚强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
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
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使鋒銳挫縮厥圖不
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運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
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
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
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
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而注熛炭有何
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維弛絕操以精兵七百

闈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簒逆之禍因斯而作
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竇太后配饗議　　陳球

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

吳

獎勸用賢疏　　步騭

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擥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擥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論中書呂壹典校糾舉四疏

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寔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騭黨神明受罪何恨

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

四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

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長久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最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

豈敢專擅威福欺罔所天乎

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奸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

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辦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

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

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

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

害臣愚以爲可一切罷省

晉

韓信贊　　孫楚

淮陰屈節盤於幽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戈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變威震趙魏擒項平齊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哉搆疑一朝書叛

唐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爲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因緣際遇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

託公行交遊群小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
其謀須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即回
天轉日之威方斯尚眇此如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
玉露起途霜簡與秋典共清直臣與鷹鸇並擊請除君
側稍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付法推斷以彰憲典

再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鞫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木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皆由上告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主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龎萌魏武剪畧失之於張邈此英雄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區戎落猶懼刑網況輦轂咫尺奸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縊亦由畏義府之權勢寧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

柄下移佞奸臣閻履霜堅氷積小成大請勘審畢正義致死之由雪冤氣于幽泉誅奸臣于白日

誓悔文　　王義方

思帝鄉而北顧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愆諸己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平覆舟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無作神羞

唐

娑羅樹碑記刻在府署賓館東壁　　　李邕

覩厥好德存樹愛人及烏有情不忘雖小可作此施及者也則有宗廟加敬墟墓增悲覩物可懷比事斯廣此觸類者也矧乃通感靈變元符聖迹根柢淨出碩茂佛時燭金山之景彰聯玉豪之殊相至若泥日法會茶毗應身玅有雙樹之間光覆僧祇之衆安可混躍散木比列清林議上茅之挺生喻堅固之神造者乎娑羅樹者非中夏物出所宜有者也婆娑十畝暎蔚千人寄怪足以綴飛纓高蕊足以却流景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

不巢有所多矣然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實植博物者雖沉吟稱引而莫辨嘉名華葉自奇榮枯皆異隨所方向頗徵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唯南匪他自北常爾或季春肇發或仲夏萌生早先豐隨晚暮儉若且槁萎後吐芬條前秀差池旬日奄忽齊同無今昔可殊非物理所測古老多怪時俗每驚巫者占於魁謀議者惑於神樹證聖載有三藏義淨遲自西域建玆中休信宿因依齋戒瞻嘆演夫本處徵之舊聞原其始也榮灼道成之際究其末也摧萩薪盡之餘或森列四方或合并二一體常青不壞應現

分榮變白有終不滅同盡昔與釋迦陰首今爲羣生立
緣夫佛病從人大慈感故樹萎因物深悲理然化能分
身半枯即是心有合相從茂還齊宜其表正聖神靈睨
品彙以變見一攝而稱讚十方者也淮陰縣者江海通
津淮楚巨防彌越走蜀會閩驛吳七發枚乘之邱三傑
楚王之窟勝引飛轡商旅接艫每至同雲冐山終風振
壑宦子愓息篙工疚懷魚貫邐其萬艘霧集𡋯於曾渚
莫不膜拜圍遶焚香薦持復悔多尤廻祈景福於是風
水相借物色同和桂帆欣行方舳駿邁浮山嶋起而疏
巘慶雲亂飛而比峯雖電影旋鞭夸父杖策罔可喩其

神速曷云壯其豁快者哉州牧宗子名仲康廣孝惟家
大中形國播清政以主羣儀古式以在人知微知章有
禮有樂別駕扶風竇公名誠盈盛門貴仕懿德令名利
用以厚生明畧以營道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司馬宗子
名景虛受賢交幹用柔克退遂中律先後自公且觀麟
定之詩未宏騏子之任邑宰清河張公名松質貌自雖
節忽乎博文始於能賦而彰中於成器而立牧人通急
狥物合權威肅攝於神明慈惠安其父母豈伊政理自
有才名莫不淨慮一乘追攀八樹歎從植而多感惟化
生而永懷大啟上緣率心植施碩德道暉寺主道玄上

座道絢都維那曇一等皆妙覺圖常釋門上首牖金棺而既往駭堅林而在茲鄉望司徒元簡戴元景王元珪張仁藝王懷儼劉元隱沈信詳等咸悟大師深入真際勤行進力護供莊嚴揚州東大雲寺法師希元廣派法流固植德本戒行有以鎮浮俗利言有以誨蒙求既冤藉於衆心亦謀明於獨得是標靈跡乃建豐碑其詞曰

政化之理兮茸棠猶存寶乘之妙兮娑羅是敦欽厥道成兮入相克尊咸平示迹兮一歸可門與佛合緣兮榮落同時欻爾化生兮咸變誰思休徵咎徵兮同察不欺流俗莫識兮綿曠驚疑上人西遷兮觀止增悲發皇靈

應兮堅固在茲方國傳聞兮想像儚其回首正信兮頂禮護持倭縣千里兮曷足議之開元十一年十月二日建

楚州刺史廳記　　呂讓

積聖人棟宇之用傳矣太上乘典法利衆庶其次革壞奠鎮形勝其次辨尊卑示昇降最下炫彩色飾土木革其視榮其體而已若參而合之則賢智公侯之居也若捨其參而務其末則貨殖匹夫之居也能是制者不亦鮮乎揚州屬都楚寔甚大提兵五千籍戶數萬其事雄富同於方伯然則刺史大廳卑而且儉柰諸侯之等威每冬至歲首文武畢集內不足以陳俎豆外不足以容卒衞及夏秋之交淮海蒸濕之氣中人爲病多至煩熱憒悶君常無以逃其虐有事肆宴於斯皆翕翕流汗往

往仆於地不卒其會而散自刺史至將校百吏盡知其不可思欲改造而久遷巳來爲日者巫人稱陰陽鬼神之事以沮之且曰歲深有物來凭吏之則不利小以罪貶大以凶終雜然其說如出一口前守或有搆材定日視之惕息卒不敢毀而止太和七年天子以大理少卿滎陽鄭公活無辜當刑者四十餘人殊其績命守於楚既至果月威肅仁覆罔不得理戊行農室遽告無事公將易前非試詢於衆衆果以告徵止公公笑而諭曰吉凶由巳災不自起況陰陽變化人事之符勿忌勿拘以道爲模茍不失政無二一其圖取斷不疑鬼神隨之與衆

共利曷慮於危秉直在公余爲耆龜乃築崇基乃搬宏
規恍使樂成不亟不遲法度既備丹素亦施清氣和風
旦暮颸颸氣厲不干笑語自怡大會其中寒暑皆宜騈
羅鼓鍾閒發塤篪飯士伎兒飲食熙熙以寛以容遽於
猗斯觀邇及遠何物不綏不祥之詞沉寂無爲守正之
報必及其期則鄭公持大權臨大節不撓其惑者用此
心也昔賢行事亦有據經合道不奪陰陽鬼神之說然
未有決然違俗如此其著者豈非明識達量以義忘私
不苟一時道利後代耶使有艮二千石去蠹除弊悉若
是舉天下何憂於不理哉且詩詠斯干易規大壯皆美

居處有制度可以化人成俗也八年夏余罷郡西歸道出於此而是廳新成見不朽之作而無述焉心竊恥之請書本末以告來者

楚州建學碑記　宋祁

學校尚矣周以來迄于唐創革廢沿儒家流多能言之予不復叙五代殘獘彝倫殲滅大盜嬾顛相閱以邸且移暮檄僅識文字藝圃儒林蕩爲戎區太祖受命肖天明德乃眷四方是剔是攘創民痍族益去愁毒始修太學於京師太宗真宗已同車文則幸成均開霧門集中秘書擁圖講道喟而興學雲章在天萬物光明聲陶教冶鎔爲豪俊然猶州郡吏未能稱上意興庠塾之事也逮上纘承惇煇先業右文變風與三代侔於是人人知帝嚮儒而天下學宮畢修飾矣噫教化之難也閱四聖

垂九十年事鉅積遲不其然乎楚州學者今轉運使七兵外郎魏君之建也景祐初年君以田曹來爲州甚宜其官不苛不競政克用乂一日與其屬會孔子祠下頓厭陋荒不能爲禮簡無紹編生無見員君愀不懌以爲天子育材勸學如不及今楚近郡身二千石助朝廷美風俗爲職是不能與且得罪因上言孔祠壞缺豐肆未立願爲如律令官爲繕完書聞有詔報可我素旣從鳩工傭工乃謀新宮斥地而南築爲壇堂裁審舊址更作州序攻位旣成塓塈畢輿扉樹顯嚴廂竿華煇墀潔塗平房內與宜絲展敞中冶飾晬容四科十子禀如侑坐

瑗玦裨裳具有等威然後復閟焉以樞經次庫焉以庋器堂有講位博士尸之舍有燕處弟子安之榹簣篚几有史是供潸汛掃除有幹是隸横廡爲亭邃然而清須齋者以居庫北爲池頫如其漪待息焉以游畟燕汲匽罔不備具考室凡七十有八楹地縱四十八尋横十有二常南揭廟題西署學榜明年上丁君率官儒參釋菜禮豆登俎籩䇺進俯伏畏與虔并猶鄒魯然又命諸生羣居比藝日月第課教必名儒習必秀民誨者灌以溫語拳拳以劬幼㚣壯歆語墮相靳裒衣着緣者頫然成惟其來未止化之易易由君優爲者耶先時君市取書

三千卷以寔厨揔奏割山陽淮陰苏塲三區立爲學田
歲貲四十餘萬緍所出入檄州從事掌焉君既去州或
奪二區以畀他用逮昝弗還復七年君持節以來吏則
大懼乃悉取以歸于我君亦移文鐫喻顯爲永制由是
學之陋闕益彌文而就緒焉君名廉字介之敏而文在
進士爲聞人立朝爲名郎臨部爲能吏凡百施爲知所
後先祕神勸學寔有德於楚故楚人刻石以旌成勞子
得次第其狀屬之辭銘曰翼翼孔廟大逵之東魏侯爲
州乃新此宮耽耽州學魏侯所作得請于上是治是度
始時楚人挑達卑闒訐語相訾無師與徒及侯崇建匪

恕伊教顯聖嚴師祔降其勞講有博士業有弟子居相
切劇出相長弟楚人有俗侯實化之楚人有材侯實育
之在魯僖公思樂頖芹在漢文翁丕變蜀人侯允慕賢
忝訂厥美幾識完青以謹攸始

淮陰侯廟記

蘇軾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大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盖萬夫故忍耻胯下泊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克掃强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

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曰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覩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楚州教授廳題名記

李邴

楚州教官題名有記爲節孝先生徐公作也教授楚學官而記爲徐公作記官之所繇始也何始乎徐公前乎此無學官徐公之德足以化其邦之人朝廷因命以教焉故善其始於徐公也公名積字仲車而節孝者朝廷賜謚以旌公之德者也公之事親怡怡恂恂旨甘之奉必自其躬親既没設像如生飲食焉必手進匜盥焉如聞其漱濯衣衾焉如適其燠寒定省焉如見其起居也蓋終其身焉其爲學無所不綜而一出於正曰正者所以存吾誠也其文章紆餘閎偉而奔放其氣渾然其爲

詩環麗奇逸端緒若可尋索卒然失之一時儒宗巨人
眉山蘇公軾豫章黃公庭堅鄒公浩陳公瓘皆與公文
字相應答不敢以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四方學者尊
其道以先生稱之而楚人獨曰吾仲車先生也先生舉
進士中治平四年第既仕而不忍去其親郡守禮請教
其鄉之人國朝之制教授或置或否視養士何如楚建
學始於景祐二年養士數少不專置學官元豐末朝廷
以此邦之人化先生之德也久因其攝即命爲真歷元祐
年紹聖以迄崇寧四任十五年不易代先生旣老且病
致其仕因除張康仲代焉自此除代不絕二十五年間

相繼凡九人今天下養士不登額而特置教授員惟楚學爲然者蘇先生也先生之德足以化其鄉其殁道足以傳其後教授江夏黃君與權繼先生於二十五年之後其嗜學若渴其好賢若揭謂鉅野李邴曰願得文記其事邴曰學有祠祠有記鄉老有詩墓有表史有錄爲先生傳者不旣詳乎凡官於此者務廣先生之道以教學者使學必探其源行必端其誠也凡學於此者務率師教而慕法乎先生入相詔於家出相礪於鄉也此邦之士其興起爲何如是與先生爲不朽也又何急於記黃君曰雖然事不可不謹始也將使後來有攷焉且必

得公文字為記者羗人之志也乃書其壁記建官之所
自

楚州興復學記

王星瑞

宋興至慶歷四年郡縣始並建學時山陽有學自景祐巳十年宋景文公故地縱四十八尋橫十有二常在城門南大逵之東建炎隆興開禧三蹈兵戎遷置不常中間號還故址黌舍寖稍徙而東右地猶沒於營戍更化後取以歸撤滛祠改奉先聖祭祀而廟學從是異區嘉定乙亥太守中秘應公下車首訪庠校病地勢不屬且齋廡並隳有意合而新之拓廟壖以北爲之庠以容衆使諸生昕夕瞻廟像起敬起肅凡慠於民者一切復之刈蒿棘湮坎沼繚垣墻而後從事掄材必壯築址必固

陶瓦必埴鳩工必良歲七月經始八月考室十月休工堂廡翬飛舍直龜峙視舊爲雄深重廊洞開森桂繩直視舊爲延遂成之日命郡文學登堂說書率官僚環聽延議學官弟子員則又爲之廣田疇作器服市書籍以經久其政於是與者合廢者新缺者備遠近聳聞源源來觀謂中州之文物盡在是矣公諱純之天官二卿之第五子從諸老講聞學有源流故所至一以儒治其在濠首篤學政今又施於楚繼楚有材吾黨勉而作興公之所以斬楚者何如而忍負耶因叙其事之顛末以告學者

漂母祠記

王　暐　句容人

吾觀漂母飯信一念根於天真觸發無所爲而然信乃曰吾必重報母此以駔儈之見量漂母宜逢其怒而正言以教之而信死猶不痛顧悔不用蒯生言重爲天下笑嗟乎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此言奚獨信所宜從假令天下後世之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兄弟夫婦朋友者皆知盡吾分之所當爲而無望人之必吾報則天下可以無事而何但足以保身吾益信漂母之言爲至教淵然太上貴德之旨孰謂草澤之中乃有不學而能如母者耶惜其姓名不傳遂與圯上老人同一自秘使

人歎服於百世之下若鬼神然或曰以德報德夫子何以有是言無德不報武公何爲以自儆曰此以自待云爾非以望人是故信酬千金於漂母則是而鞅鞅於漢則非也淮舊城闉故有祠葢知敬其人矣而其言教由太史公來未有能闡之者予僭發其義鐫于石用質諸謁漂母者

韓信論　　陳亮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闘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算時出其勢足以俎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籍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强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若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

算則遂逡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刼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遒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遒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為所擒

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信而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何也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兵絕其後進退不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鬭而況敵

內吾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寔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寔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爲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迺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迺命挑鬭彼又不肯戰迺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敎之也遲之一二日寄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卽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巳窮士氣巳沮而又知左車奇

兵寇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軍逐我而况餘貪得忘失之心哉然其末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勢將相廼廼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鬬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爲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既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常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常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先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豫爲之備而况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

則不得爲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信而後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爲人亦足以爲軍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巳而問之豈真以爲齷齪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爲信然迺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閒覘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

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宋

勸陳文龍書　　陸秀夫

景炎二年春正月二十日寓潮州罪人陸秀夫謹具啟大宣撫陳相公閤下秀夫誠不自揆冒言選寄前直院不越月貶潮迂戇無補分所宜耳第因潮以韓子過褒非所與閩轎處唐中葉盛時也衰朽送殘僅此憂耳今車駕蒙塵中原荆棘淮東江西閩廣諸路俱敗秀夫豈敢遊逖此土哉十數年來賢者朝者退野者隱如黃元仲陳瑀鄭獻翁鄭鉞吳子純陳子修方公權材器宜撫每誦不輟口竟亦落落隱去不出一謀佐軍事於臺下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非必死而爲亡也隱去亦爲亡忠臣義士痛哭流涕亦何及曹澄孫方應發輩無行今當不勝誅戮宜撫被執不降亦不死比復何如想身死不足惜國事不可爲爲可恨也周粟雖佳夷齊耻食毋令首陽獨孤潔罪人數千里遠視臨風悵悵涕泗交流而已伏惟宣撫照察秀夫再拜白

編正孝經刋誤跋

陸秀夫

孝經一書古文不可得而考見矣所可考者漢世藝文志顏氏劉氏司馬氏編次之文而已要之皆古文之舊也秀夫幼而讀之莫覺其非旣入仕濫次西藏勾當得朱元晦刋誤一編而玩味之夫然後心目開明欣欣然若有所得於是與在館諸同志因元晦之議從而刪削次第之庶幾是經燦然可復而元晦刋正之功不泯聖世以孝治天下之化或不能無少助云

節孝徐先生行狀　　王資深

先生諱積字仲車姓徐氏世爲楚州山陽人曾祖崇祖爽皆不仕父石神童出身知融州羅城縣事先生自爲兒童不爲嬉戲寡言笑莊毅如老成人羅城君卒先生始三歲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擕先生育於陝右外家事其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幞頭晨省外氏諸婦大咲之翌日復如是咲不已旬日彌恪自是至老不廢居家必冠帶喜着綌必重少喜鼓琴奕碁皆絕人射百步外發必中能馳惡馬嘗乘醉入華山逢巨冠視之若無

人冠不敢告十五歲奉母自陝右歸楚晝治生夜讀書達旦太夫人憂其疲夜戒使休乃就枕伺太夫人寐讀書如故治六經喜難注疏有不合者輒加點竄嘗恨康成不同時與之問辨諸子百家誦一過不忘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獨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澼灑盛寒惟一衲裘以米飯投漿甕中日食數塊而已安定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終不可違背曰吾於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歸侍太夫人與二叔父居無何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於是請二叔父先取所欲

餘書十篋獻歷數問而已先生怡然受之叔父殁家事替先生事叔母如母送死無不備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人或獲其純孝瀕亟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丼脆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和太夫人飲食將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而入京師一日借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償之聞者皆不平强使歸金

業先生終不受平居日未嘗專聲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輩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爲太夫人壽數往返先生終拒之一時儒宗鉅人與先生文字相應答不敢以其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時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之答曰娶非其人必爲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先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字嘗過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爲孝歟他日山行奈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過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山陽太

守蔡文韓其高行躬致酒殺眾帛奉太夫人使者日歷
門問起居又勒石紀先生行事于州序太夫人以疾終
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甦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七日
廬墓三年卧苫枕塊衰絰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
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困委傴仆手足皆裂不顧也翰
林呂濨造廬下見其飲食問其號哭垂涕曰想見鬼神
中夜聞此聲亦須爲公泣也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
夫樵婦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
悅服而去不敢復造有司每歲共露降於墳域必逾月
郡縣吏民無長少日至東郭焚香致恭競獻粟帛藥劑

悉無所受鄉邑之人環廬擁道移市献之踰月乃止太
守迎先生入學歲四月降甘露於所舍太夫人墓左側
杏一本兩枝數年矣一日兩枝之端忽漸相向踰時遂
合今尚存也先生自郊外居州學教授舍尚設考妣几
筵晨昏起居親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席夏
揮扇去蚊蚋思毋平時所耆日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
酒也先生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行白郡守舉行其
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其子弟室家是日
士民在泮者蓋千人其後公卿部使者薦之滋多朝廷
命以官就除州學教授教學者以正心養氣四字為先

曰修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易明其術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夫上謁請見無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以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修身之要則必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十餘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天文之學尤造其妙星辰躔度若辨白黑門人問之答曰昔人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處鄉校三十年事先聖如一日籩豆簠皿自必盥濯春秋釋奠朔旦釋菜必數日齊戒諸

生無家者每歲時置酒與之飲其殁于學者皆葬徐氏地中無人奉烝嘗者數百人設廣坐祭之自少戒殺見聚蝗惕然惟恐踐之未嘗誦佛書而每論佛必得其要乎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於論天下事則滾滾不倦有客自廣東奉使歸見先生語邊事先生因論二廣山川險易堡寨蹤客番禺鎗手利害口誦手畫若數一二使者歎曰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徐公是也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不獨用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

先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其子書之作大河詩二百韻一夕乘興自書不改一字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計晚年益好觀書目力視小字不衰自得耳疾不發遠書其欲答者率以小詩報之然詩亦不至京師居官得祿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有無至親舊之急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脫衣衣之率以為常故居州序三十年未嘗一日絕祿而家徒四壁立先生始受知神宗皇帝數詔召對而先生以耳疾不能從仕故元豐七年屢有粟帛之賜元祐元年朝廷以便就除揚州司戸參軍楚州教授紹聖三年特

改和州防禦推官今上即位改宣德郎皆非常制累乞
致仕皆不報至崇寧二年春朝廷特除提舉西京嵩山
中嶽廟逾月終于舍寔五月一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臨
終門人至臥內問起居遽以衣覆其首曰不巾不敢延
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須臾恍惚之間然而不敢少
忘禮義并舉曾子易簀之事因誦檀弓之篇誦畢而化
大觀二年五月哲宗實錄院取索文集數十卷并行狀
載之國史政和六年祿內外臣僚薦請賜謚節孝處士
以六月十三日塟于東郊是日門人會塟者蓋千人夾
道擁櫬無不流涕先生娶李氏尚書耶紳之女再娶亦

李氏越州新昌令㝕先之女子四人女四人有歌詩雜
文訓解數十卷藏于家資深於先生實爲姻家故聞見
親炙之詳且舊者莫加資深謹摭其行事之實不敢少
文其辭也謹狀

涉淮後賦并序　　張耒

余甲寅之秋自正陽涉淮作涉淮賦既至泗之臨淮邑之東南皆淮也朝游夕濟凡淮之驚畏風濤之變無不歷之矣今秋又以事之東海至漣水入漣河舟人告余曰淮水自是入海矣予生二十有二年吳楚秦蜀之國來往殆徧竊悲其迹之不常作後涉淮賦

浩淮流之湯湯兮蕩余舟以泝泗嗟我居之不常兮未期歲而再來始進棹於正陽兮晚下蔡之窮城界陳許之北壤兮望荆塗之兩山緬川原之迴複兮思禹功而慨然爰繫舟于徐邑兮浸淮隅之兩端駕長帆於朝風兮

淩星河于夜湍豈所覽之未周兮恨未窮其本原忽行役而南去兮稅吾檝于淸漣指溟渤於西北兮曰此淮流之所還彼百川之歸海兮吾固知其必然惟循原而極末兮哀余迹之未安當天時之晚秋兮風霜慘其既至山峋峋而瘦出兮水紺潔而無滓曳孤輪而忽驚兮出游鱸于短葦白鷺飛而下來兮翩如避世之君子酒芳香而盈罌兮吾陶陶而日醉方頹然而遺形兮孰畀爵而賤貴彼貴者樂其府兮富者懷其資無二者之累余兮何羈游之足悲窮天下之奇觀兮極覆載之所藏膏吾車而忽反兮畢吾世而徜徉

鳴蛙賦

張耒

余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聲鳴不絶夜不能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曰投余藥一丸蛙無類矣予曰不可因爲賦示之

夏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互出幸此新霽夜月清溢我勞其休歸偃于室于時蛙鳴若嘯若啼若詠若歌若歡若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若嗷而嘔若咽而潄瘖者之呼吃者之鬬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羌絲野鼓雜亂無節兮又似夫蠻歌獠語詭怪之迭作也爾其困於泥潦失其所處而悲又若旱暵旣久得其所處而

樂也爰有童子持燭來謁曰蛙羣夜鳴君寢其聒考之周官灑灰驅蛤君其教之余得盡殺余語童子爾無是酷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曲聚語羣爭引吭而呼一日之間不寧須臾蛙不汝嫌汝奚蛙詠萬物一府誰好孰惡爾奚自私巳厚蛙薄參通彼巳樂我自然弭爾怒心置燭而眠夜半張子援枕而吁顧謂童子記吾言歟前言未究請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敢過爾觀夫春露初霽朝華始葩文羽清喙飛鳴自如若奏琴箏而和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爲娛及夫陽春既徂炎火將極惡草蕃遮淤潦瀦積蛙于此時生養蕃息跳梁

號呼意氣橫逆子如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惡皆
然當其盛時誰得而遏及其雪霜旣降木蔫草衰飛蠅
聚蚊孽無所施于是此蛙斂吻收足厖然土中一聲不
出纂散巢破不可終日盛不可常興衰迭來子姑忍之
矣以殺爲哉

元

張將軍祠記 見饒州府志　　歐陽元

饒之安仁玉真山悉宵廟之左寓祠張將軍者宋亡之死士也將軍初從高達守江陵至元十二年天兵下江陵達降將軍帥其徒淮士百餘人去之洪州是冬洪又降去之信州會儒臣謝枋得守安仁斷橋樹柵為拒將軍聞之帥所從赴謝謝喜得淮士授承信郎帳前都提點淮心脅任之將軍感激籌策部署咸獲其用十三年正月諜言我師來自江右謝公兵千餘人禦之既而自饒來攻謝遣將軍為徼將將軍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

軍稍却後陣大集繞出謝軍後於高岡立大朝幟將軍顧見驚潰俄矢中將軍馬負馬介繫又絶乃步戰死之我師義其人求之仆屍中嘆曰壯士壯士取衾覆之將軍歿數歲數著靈異邑人祀之水旱疾疫禱之必應儒學教授胡君式入京以祠記屬余余曰諾乃爲文紀之又作迎送神詩以遺祠者使併刻之石將軍諱忠孝楚州人辭曰釃酒兮滿壺陳牲兮醽辜神降兮醉飽劉牲兮飲醽佩長劍兮荷長殳弓在室兮矢在樹生爲人兮盡瘁死死歿爲神兮降嘏異世世有明主兮咸秩無文不廢明祀兮以勸事君神去兮奈何鼓坎坎兮巫屢

歌祠思舊兮挽天河挽天河兮斧斨袪厲鬼兮阜時康

民無菑兮物無害忽長嘯兮倚天外

陸君實傳

龔開

陸君實諱秀夫字君實一字實翁楚州鹽城人生三歲父母攜抱避地南來居京口比免幼出從師肄業聰明穎悟異他兒郡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授生徒大小學多逾百人知君實不凡刮目待之學舉子文下筆有奇語不待師煩日進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貢補太學牒非其好也後三年歲在丙辰用鄉書登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攻居京口負時望以兄之孫子妻之因留婦家需次淮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君實嘗斂板扣轅而同年進士錢淳甫直孫於制使有連姻又殿撰贅婿於

是相携入淮南幕府淮尉書考歷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淳市與君實能自植其爲人沉靜寡言與人交不翕翕熱凡僚吏因公事過閤要以主賓情接爲貴而君實退然托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閤有集則特敬尊俎間終日與衆客俱退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欲撓拂其志馴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薨詔李制使改鎮江陵君實仍以機宜在行襄陽失守李制使投閑寓步方君實與親友朝暮見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間也未幾印制使應雷卒於維揚閫治大敵壓境人

心易攜金字牌命李制使往維揚用乙夜絶江小駐瓜
洲維揚出鐵騎三千來迓擁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實以
鞍馬從自是帷幄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召赴
都堂稟議權臣誘進之君實恬無自獻之意循比除提
轄文思院出爲制置大使叅議官兼淮安東路提點刑
獄公事淮憲與浙右不侔既無臺治亦無公使供給以
故多制垣上介兼領因之望幕焉君實處之晏如也事
會艱危制臣令赴闕奏請留中未幾隨至帥府過浙東
景炎新造君實以端明殿學士叅贊都督軍事陳宜中
既得政兼將相權知君實久在兵間歷諳戎事引以自

近多所咨訪君實亦傾心贊助之期於能濟未幾又不合以言者被謫大將張少保世傑謂宜中日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輙令臺諫排論人世傑若不可相公意亦當如此宜中惶恐即日召還遷海上君實遂執政事海濱誅茅捧土爲殿陛遇時節朝會君實端笏盛服如立太古班未嘗少怠既罷則望海山淒然至以朝服揾淚悲動左右草莽中百種疏畧君實隨宜裨補盡心力而爲之及祥興繼立兩軍相見於厓山南軍大舟三百枕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爲前鋒而以中部居宸扆中堅反居其後前鋒失利波濤掀舞旌旗交錯部伍爲之

混亂君實出倉卒仗劍驅妻子先入海號哭拜幼君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練束如一體用黃金𡏖腰問君臣赴水而死巳卯歲二月六日癸未也年四十二君實在海上與青原人鄧中甫光薦善嘗手書日記授中甫曰足下若後死以此册傳故人僕嘗托黃唐佐圭從中甫取册不得姑以所聞輯爲此傳用申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畧成長句四韻率朋從賦詩或謂僕合疏一傳存公之大體勿以詳畧爲拘僕聞之泣下旣而嘆曰吾郡以忠孝聞死節有趙公相望而其子乃先驅入海使陸氏一枝無續趙公則有三歲孤兒有收養

者幸而成人可爲公後至若君寶之子年巳弱冠假令不死托之何人此君實寧有愧於節孝受無後之罪而於趙公不能作烈士斷脕之事時世有不同者庸詎知其心不爾然則傳其可以不作乎朋友之言豈可以不懷筆力短不能使潛德幽光浮於傳節斯爲可愧焉耳

蔣陛君寶輓詩序

龔開

處死丈夫之能事哀亡朋友之至情因能事而至情尚幽明相需之理也至若無間親疏久近而能使人一切哀之如漢之李廣將軍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此其理又安在哉嘗求其說於太史公傳贊有云彼其忠寔心誠信于士大夫也曰否不然夫李將軍英特偉傑人也當其窮而自裁非命與非義相爲重輕義重則命輕命輕則不知死之爲非故人之哀之也不復以久近親疏爲間蓋知哀其私而不知爲人才世道悲也嗚呼以英偉傑特之人窮而自裁時人哀之尚無間于親疏久近而

況舍生就義爲萬世立綱常絕無而僅有者乎是故大
中之道也陸公君實其謂是矣僕自泉南囬浙西聞公
死事悲悼不勝將以詩弔懼傳聞之失實也既久聞于
鄉人尹應許云得其詳于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郎
來辛侍郎公安藕池人仕海上目擊其事可信無疑然
後成長句一首并爲之序又念公之事在人心在天下
後世顧欲成一已之私非也于是乃遂謄寫膚俟諸作
者伏惟諸作者與之素交或聞名而未及識或識而未
至于揔一切以天理民彝處之幸惠之詞異時刋刻以
傳其亦庶乎其可也或曰厓山敗時公位右丞相云樞

將使非也雖援席本兵皆一時外物不足爲公之重輕既二其傳孰爲之定名故字而不書郡布衣云壬辰三月淮陰龔開序

明

兩河經畧疏一

潘季馴

專師古者罔愆胥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以禹之治水爲喻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疏築之功黃河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入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河入海此兩河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元漕江南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用海運至永樂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

侵之患矣又慮黄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黄水無南浸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於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後因剝蝕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决入一郡遂為魚鱉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决也今新開尋復淤

塞故河漸已通流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爲今計惟有修復平江伯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崔鎮諸決口而全河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遙隄或葺舊工或𠷣新址或因高岡或塡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并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此以水治水之法也

兩河經畧疏二　　潘季馴

水性就下以海爲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肆溢運道民生胥受其病故談河者皆咎海口而以濬海爲上策豈知河者哉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卽導河之策也故今日濬海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不決必眞土勿雜浮沙高厚勿惜鉅費讓遠勿與爭地斯隄於是乎可固也如徐邳桃淸沿河各隄固矣崔鎭等口塞矣則黃不傍決而刷沙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傍決而會黃

力專淮黃既合海口自開又懼其分則力弱也則必暫
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接築淮安長隄
以防其末流盡令黃淮全力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強且
專下流積沙自去下流既順則上流淤墊自通海不濬
而闢河不挑而深矣此所謂固隄即所以導河導河即
所以濬海也猶慮伏秋水發暴漲傷隄查得呂梁磨臍
溝桃源陵城清河安娘城等處土性堅寔可築滾水石
壩三座若水高於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而兩隄無
虞矣至若寶應石隄當復下流支河當疏揚州運河當
濬皆今時切務所宜次第並舉而不可緩者也

請諡陸秀夫忠烈疏　　王紀

題爲先臣死節忠臣久缺諡典伏乞勅部議補以慰忠魂以勵臣節事萬歷四十七年五月內准禮部咨據直隸淮安府山陽縣籍鹽城縣人陸應袍係宋左丞相陸秀夫之孫原任湖廣黃州府蘄水縣典史告前事內稱先祖宋丞相陸秀夫孤忠大節久無諡典蒙鹽城知縣陳美通詳申請到部備咨到院行查等因臣自早歲受書讀史至陸丞相負帝赴海事未嘗不掩卷太息喜其節而悲其志也自行都航海如泉如廣亡君立君遺孽弱息寄命於茫茫大海中即三尺童子亦知宋祚將絕

斷斷不可爲矣秀夫猶且間關南筵百折不回庶幾乎
一旅一成之再奮迨厓山破度不可脫乃仗劒驅妻子
先入海奏曰德祐皇帝已辱陛下不可再辱遂負帝赴
海死嗟夫宋季顛危之時奸臣賣國降敵甘受萬世之
唾罵者無論已即平日所號爲鬚眉男子一遇禍難全
軀保妻子之念橫結胸中往往散去甚且有縋城匿影
屈膝乞命偷息於人間者卒之身死名滅與糞土無異
乃丞相遭古今未嘗有之大變而能全天地無所逃之
大倫忠魂浩氣炳炳琅琅照映宇宙千載而下讀其傳
猶凜凜有生氣謂丞相爲不死可也文天祥所云人生

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靑正秀夫之謂矣以彼精
忠大節何減於文謝二公乃文謝二公景泰間俱被有
美謚而丞相獨遺豈非缺典厓山錄文獻志及鹽城邑
乘雖有忠貞字說者疑爲後人私謚臣不揣固陋敢以
臆斷丞相亡時宋亦亡矣元未必謚也忠貞二字爲公
謚爲私謚皆不可知就令謚出國朝亦殊不類丞相之
爲人試觀仗劍驅妻子負帝入海光景眞有視死生同
晝夜棄血肉如泥沙者正昔人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
義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宋亡死節忠臣此非其最苦
最烈者耶竊謂必以忠烈易名始足快千古之公評矣

伏乞勑下禮部再加查覆議上請早爲補謚庶忠魂得慰於九泉而聖朝亦可無闕事也

災傷奏蠲稅疏節錄　　李幼滋

竊惟淮安一郡爲南北咽喉國家漕運所經設文武重臣駐節於此非他郡比也先年地利沃饒人物豐富故錢糧視廬鳳獨多自嘉靖三十一年河淮爲患本府所屬州縣蕭條流離已極以地方事言之天下豈有軍無糧者乎官無俸者乎師生無廩者乎十年無糧無俸無廩尚爲何等地方耶請以地方窮苦之故哀鳴上前夫賦出于田者也自嘉靖三十一年以來圮于水患殆無復有田矣而賦猶故也役出于丁者也自嘉靖三十一年以來逃亡且盡殆無復有民矣而役猶故也豈惟猶

故而已倭患頻仍兵費甚廣賦役視昔且倍焉故所望于天者豐年也若本府則豐年無所用何也田無可耕而民不耕也所貴于有司者招撫也若本府則招撫無所施何也招撫方至而徵求蝟集撻鞭交下也或曰逋欠不在民而在里長奸慝之侵欺此在他處信有之淮安則無何也民散且盡即有里長奸頑責之包賠者靡不至尚能侵欺耶故凡一應科派官吏莫不捧文而嘆賦則無田可徵役則無人可出惟有忍心箠楚忍顏借貸耳箠楚之極丁逃而責之戶戶逃而責之里里不能立則相率而去若贛榆幾于無邑者十邑州縣皆然也

借貸之計至有所謂分蠹大戶者則擔柴賣菜撰蝦卑
魚之輩皆有大戶之役而有司急于究報以避罪愆見
人而乞望屋而求如方外化緣貧兒乞丐言之傷心聞
之可醜故紊降之法國家所以勵世磨鈍乃官淮安者
則去者甘焉居者慕焉或曰脫此火坑或曰離此苦海
使其萬分得已豈至是哉今所在災傷動告蠲免又發
帑銀賑濟固謂淮安爲咽喉重地不容不急非四方之
比耳查得本府所屬自嘉靖三十一年起至四十二年
止拖欠額徵米麥漕糧共二百四十一萬有奇額徵各
項銀共四十三萬有奇一旦并征於餓殍顛蝕徒峻決

無完理若不亟爲處分則徵科愈廹見在遺民决難存
活合無將各年積欠錢糧一槩蠲免仍將四十二年以
後夏秋常賦量减攤泒别府帶徵俟數年之後地方豐
稔民力稍舒再爲酌議如此不但淮民受再造之恩而
咽喉重地得遂生養寔社稷無疆之体也

淮民顛危繪圖請賑疏

李三才

竊惟淮民不天頻年災沴饑饉薦臻流離載道近且河水横衝破城漂郭萬民爲魚陸地成沼淮徐沛碭之間顛毫宿睢之處呻吟之聲入耳心酸顛連之狀觸目神惨夫古之稱災者不過野無青草而今且并其野而無之不過室如懸磬而今且并其室而無之小民之苦未有甚於江北者也近該淮徐兵備副使劉大文穎州兵備副僉劉如寵繪圖到臣求爲進覽緣臣業已具疏報災其民間疾苦亦既備言之矣又該御史高攀桂勘災覆請其救民寔政亦既臚列之矣百萬士民朝夕引領

北望曰庶撫我乎庶停徵賜賑俾得須臾無死乎乃近接邸報戶部覆議止准改折而發帑以賑請之上裁夫改折之令不准他省獨淮江北豈不謂浩蕩之恩哉然所謂改折者猶謂有人有土故一改折即足寬之耳今胡不保夕十室九空人既流亡地落水底即欲一毫一分亦從何處何人辦耶爲今之計莫如暫且停徵待明年麥熟再爲之圖耳停之宜如何如京邊錢糧漕折馬價四司料銀藥材牲口各倉米麥俱可停也若夫賑濟之事尤有往例最爲喫緊所當急舉者萬歷十五等年曾差主事孟化鯉賑江北矣又差給事中楊文舉賑江

聞矣又差寺丞鍾化民賑河南矣聖心慈仁如同天地
不問始終不問方隅豈不忍之政一行於十五年再行
於二十年顧於今日反靳之耶豈惻隱之心一遍於江
南再遍於河南而於江北獨靳之耶賑之宜如何則或
截漕糧二十萬或發帑金十餘萬或特遣官或委撫按
皆可行也蓋死者長已矣未死者何忍令其吞聲以待
斃徙者任之矣未徙者何忍令其展轉於溝中臣等日
夜焦思寢食俱廢敬繕前圖用呈睿覽雖遍地流亡不
盡此數處此數處其尤甚者耳雖萬民隱痛不盡此圖
此圖其可見者耳伏望皇上即一知十緣燭見隱大沛

洪恩特准臣請則溝壑可起子遺猶存生死肉骨堯舜之德何以加焉抑臣又有異焉當今之所稱急務者詎不曰治河哉當今之譚治河者詎不曰保陵濟運哉至於民生一節乃絕不之及似以爲末務緩圖嗟乎此不知本之說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萬姓讐予予將疇依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孟子亦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若是乎民之所係綦重也故陵先於運運先於民者尊卑之序也有民而後有國有國而後有運者輕重緩急之辨也蓋國依於民陵依於國陵爲世之根本而民則根本之根本固在

足食食在養民食爲國家之命脉而民則命脉之命脉
匹夫匹婦之微固九重九廟之懸基蚩蚩蠢蠢之衆乃
三年九年之縣蓄也不然帝王之論治豈無稽而漫言
聖賢之垂訓何不約而同詞哉此保民即保陵而仁人
實所以爲孝子濟民即濟運而厚下正所以爲益上耳
今頗獨重於陵園而更重者反輕之急於漕運而更急
者反緩之豈所謂知務者耶夫民之所係其重若此淮
民之危其極若此則夫停其見徵速其賑濟仰知皇上
一展圖之餘當必有汲汲皇皇食不下咽者矣又何俟
臣等之喋喋哉百萬生靈存亡反掌願我皇上亟賜留

神救此一方民也臣無任懇切顒望之至

加封平江侯謚恭襄陳公祠堂記　吳節

宣德八年冬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薨訃聞皇上爲之悼嘆輟朝追封平江侯謚恭襄遣官祭奠給棺䘮營治兆域既而淮人念公勤勞國家築堤通漕爲淮商軍民萬世利不忘厥功乃相與治祠于淸江水神之傍塑像以祀正統初連歲春夏多大雨淮波泛漲沙淤河淺有司役徒大疏濬績久弗成一日暮役人隱隱見公乘籃輿騎從甚都雙燈前導遍閱諸坍塌而去衆相驚異翌日具肴醴薦禱祠庭而隄遂以成郡耆石士寧等率士民以狀聞詔如江西舉

丹故事賜公春秋祭享前郡守楊理以祀典不可不嚴乃改營廟貌於河濱以便祝報今郡守邱陵衛使丁裕等復以過淮人士禮公者多不可無文以昭示悠久遂合所屬購求得麗牲之石來徵辭謹按恭襄侯諱瑄字彥純號樂善姓陳氏其先合肥人自少頴敏濬發善騎射過飛禽應弦而下洪武中隨父懷遠公官成都以舍人叅侍大將征大蕃散毛諸猓所向克捷及父職同知右衛事奉檄征越巂鹽井諸夷皆連破之生擒渠寇賈哈剌以獻于朝繼會大兵征雲南百夷累功陞四川都指揮同知尋陞右軍都督僉事總舟師于江上太宗文

皇帝入清內難正位宸極以公功存翌運進爵平江伯
時乘輿巡北京命公歲通漕百萬石由海道給足行在
繼復奉命屢於閩海等處備倭修築海門至鹽城堤
八百餘里又於近海太倉築高邱二十餘丈以爲海舟
表識名曰寶山碑刻具存及北京都邑成罷海漕命繇
淮徐穿衛入潞河以運公遂建議於通州天津德清及
淮徐諸處皆置廒倉以貯南粟造淺舸八千餘艘導山
東沂泗汶洸諸水以灌濟寧二閘遂循濟北度安山南
經孫村湖梁山耐牢陂取道築長隄百餘里以扞漫流
又從沛邑引刀陽湖鳳池口諸水暨黃河支流以灌徐

呂二洪遇桃涖南諸舟過冬水涸則督工開鑿中流巨
石以殺湍勢又開泰州白塔河四十餘里以通大江築
高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長堤構梁以度縴道自潞抵
淮計程三千六百有奇設淺鋪七百餘所置守卒導引
沿岸植柳浚井以便夏月行者又疏瓜洲儀真二壩淤
塞以接海潮沿途揵石畚土為楔閘水以時閉縱其閘
以座計者凡五十有奇所輸官粟視河漕一百萬石後
加至五百萬石初淮波險惡難於遡流計工開清江浦
五十餘里自管家湖鴨陳口通淮湖築堤置移風清江
閘以達於河而淮道通矣其他疏鑿以便稼穡者不可

以數計此皆南北所經一覽而俱見者也洪熙初詔求直言公首陳時事之大者凡七承制獎荅勅有司行之又誥贈其三代皆伯爵宣德初命鎮守兩淮仍督諸軍領漕事時公年彌高屢乞退避詔加勞慰然公晚得脾疾遇陰雨間作猶躬臥聽治罔有滯事曁疾劇仲子儀侍嘗特遣醫來不能起以癸丑子月十一日薨逝春秋六十有九子佐襲伯爵孫豫繼襲今以功進爵為侯竊聞周公政書有曰國功曰功戰功曰多民功曰序事功曰勞四者有一皆得以紀功太常傳示悠遠又聞之祭法有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

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今公之生也督埶勳勞克播天下合乎政書之日其歿也又能顯揚威烈以聳動是邦之人廟食百世與祭法相符協豈非古者豪傑之士英靈耿耿不以幽顯或間與天地相始終者乎然惟淮人念甘棠之愛愈久愈至旣請命于朝以定春秋二祀又歲時伏臘有迎賽之典亦惟公祠是瞻是虔因備述大業書之于石以彰示來者併作迎享送神之歌五章俾邦人工歌以祀其詞曰春日兮揚揚擷芳菲兮進侯堂侯之來兮弩蹶張擁熊虎兮羅干將歛威容兮坐彷徨將排風兮淩淮江秋日兮離離採蘋蘩兮薦侯祠侯

之來兮建翠旂儼神容兮暫躊躇將馭氣兮橫青徐擊
鼓兮坎坎吹笙兮于于芰荷結實兮秔稻肥湖田水足
兮民食有餘我侯來廵兮增怡愉坎坎兮擊鼓于干兮
吹笙垂楊千里兮隄路平漕舟透兮商旅經行我侯來
遊兮忻有成淮之山兮江之浦敝芾棠陰兮覆靈宇往
來無窮兮奠清酤籥和風兮爲靈雨邦人報祀兮千萬
古

論淮陰侯禍由陳平　　程敏政

西漢之士其策事率以利而不以義若陳平則其尤者何以知其然以淮陰侯之事而知之夫呂氏之殺侯千古之所共憤而予以爲平寔啟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侯反也高帝意不決問於羣臣不決其不決者豈帝真不之知哉惡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端于心胸之間當此時也得好義者一言則生得好利者一言則死侯之死生繫于人言間不容髮而帝乃取決于平平宜對帝曰侯定列國取項羽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願亦足矣

且侯素號明智豈不知天命有在跡此觀之則告者之妄不言可知陛下宜抵告者罪而取上變之書緘之付侯以示無他則侯必束身歸朝胼首請罪其戴漢之恩益深臣節益堅而為國之藩籬益固此策之上也且告變者其真偽未可知而叛逆大罪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未臧陛下宜使親信腹心之臣覘於楚之境上入惟不為則已為則自有不能掩者覘之而得其寔則使使持節召侯召之不來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偽則宜速斬告者以安功臣之心仍以璽書慰侯此策之中也若從羣臣之言不論事之真偽遽興無名之師則侯之

反形未具雖家置一喙以黔侯之當誅其孰聽之況陛下新一天下之初事多失邊而首戮元勳則人人自危雖左右服事之臣亦爲之凜凜懼矣則策之下也平計不出此乃曰陛下精兵孰與楚諸將用兵孰與侯如此而兵之是趣之反也臣竊爲陛下危之豈非所謂人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且下石焉者乎及帝問其策則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弟出僞遊雲夢會諸侯于去陳楚之西界侯聞天子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謁謁而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是果何等語哉正虞廷之所謂讒說孔子之所謂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

之惡也嗚呼平一言而使高帝爲無恩之主元勲受無罪之誅平亦不義之甚矣或曰侯雖被擒至洛陽赦爲侯固未死也而遽歸罪於平無乃甚乎曰人之禍福必有胚胎平之計一行而未决之事已兆於此王導所謂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者也平葢不足責矣予獨嘅夫古之大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而高祖乃substantially其心於平以得侯爲漢子孫無窮之利世降愈下而義利之辨愈乖葢使人有不勝其慽者也

淮陰侯不反論

王世貞

信之不反於楚天下知之其不反於關中天下不知之天下能惜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反何也信之罪獨有請假王及期固陵來緩非純臣之節耳其不反何從知之曰以信及陳豨傳知之夫信嘗再爲大將又再爲王其部曲何限乃舍而與陳豨謀豨其時以別將將卒五百人從死朐至壩上以遊擊將軍定代破臧荼於信非素所拊循士大夫也信遽托以腹心豨遽受託以反不可解一也豨之監代趙兵自喜下賓客輸得俠名耳周昌忌而言於高帝覆案之急始與匈奴通又召之急始反

豨初固未反也乃遽與信謀其不可解二也信智士也如必與豨謀必屏人必耳語何由使舍人知之其不可解三也信既通豨必多置人走關東西道高帝動靜豨勝敗俱知之不應爲女子所紿入而落其手其不可解四也信不反卒以反族等之英布而樂悅之封得世同於賁赫可慨也夫

忠勇廟碑記　　宋毓殷

逆冦之棘而南奔也予實監軍護漕精將士力却冦復奔而東卒殲之憶丁家橋之戰鹽城營兵死於陣者二十九人事平遴其姓名請於督撫呂公因檄縣令趙善鳴搆忠勇廟於城北門外春秋祀之廟成予爲勒石記其事先是賊陷滕鄒掠兗濟於是夏鎮焚矣戚城據矣漕河梗塞不得通前督撫李公調所屬諸營衛官兵往護漕鹽城營以哨總官童取斂兵張極三百八十員名往壬戌六月懸淮次邳徐劉營彭家口護漕自赤山抵三河一帶未嘗解甲卧七月賊焚虞家莊取戧率兵追

之賊聞鎗砲聲驚走屠薛城欲趨彭家口奪漕取餉率兵迎戰賊舍彭家口而北復趨夏鎮焚樓子莊燬漕九艘殺把總徐文哨官蔡惟明而彭家口幸無恙九月十七日馬兵吳樓報賊抵官橋圍守備徐禮三匝取餉令哨官瞿毓秀率兵百餘人啣枚渡河伏談山取餉踩掌大率兵二百人翼攻城時四更火砲齊發賊驚出不意被砲傷死者數十人徐禮獲出圍鹽兵力也十八日兵暫住北山觀賊勢强弱馬兵王得賢報賊携老小南下起臨城及沙溝長九里濶一里約十餘萬衆取餉兵寡不敵馳報遊擊楊大烈於是大烈令守備徐禮黃雲鵠

以瓜儀三江兵六百人守備朱兆南令中軍郭世祿以兵六百人並躡後而取鉞以其三百八十人者陣於前作先鋒迎戰十九日至丁家橋小莊遇賊瞿毓秀張極率官兵奮勇戰良久賊屬至左右擊我兵陷賊中張極諸人擁進佛郎機打死穿紅賊首王尚仁生擒王三省八人被砲死者以千計賊稍郤南奔取鉞亦鳴金收兵令勿窮追方戰時瞿毓秀被賊數鎗兵張之秀徐應龍曾杭亦被鎗得不死於是張極萬應元孟陳道阮承祥劉倫李騰京蔣訓王應奎胡鉞李夔蛟何光輝王之完周國號張成陳火李景心周文張和王奉夏應爵王守

當劉許徐登張枝蘭張福王雲張有直陳栢陳恕陣亡
而王應奎則王雲子陳栢則陳恕弟父兄陷入賊陣兩
人奮力入圍殺死數賊身亦被賊數鎗以死旗長胡鉞
善射上陣連發二十七矢殺十餘賊窮追被賊殺死張
有直最當先殺賊亦被賊殺死賊自是知官兵勇於戰
不復敢挑逕欲渡河走中州不果復歸巢於滕就殲矣
嗟乎方陣時合兩將軍兵不滿二千人而鹽營爲先鋒
竟刼賊十萬餘衆與之酣戰殺賊過當以全漕無恙豈
非一可以當百當千者耶楊遊戎嘗語予以童取鉞其
人恂恂無伎矜態及遇賊兵奮呼而前擁馬推陣若素

嗣刻忠死事之訓百人一心非偶然也趙縣令一再具述於予方檄下調兵皆有難色令進而前曰一心以戰死中求生蔑不濟衆合口應聲曰諾皆忻然往嗟嗟此三百八十人者佩趙令一心之訓以戰固已知有其心不復知有其身矣而此二十九人者其身雖死而其心則猶然生也丈夫生世體魄有時而盡精靈無日不存次年甲子四月予因點兵之役過鹽記此以彰於廟因示勸云

雙烈祠記　　　　馬騤

正德四年冬十月莆田黃公如金以侍御奉勅來董南畿學政首以表勵風俗爲已任按節至淮都憲沁水李公瀚爲言宏治間淮有烈女何氏以不從潘行死又成化初有烈婦徐氏聞夫死漕河赴水而死與烈女齊名可並祀因名之曰雙烈屬予記其事謹按何氏本泗州人容止莊懿雖小家未嘗妄笑語紡績織紝供女事甚循整父早死母貧病無以存有夫婦僑寓泗上傳爲順天之通州人紿母求女爲介婦母不知其無子也而許之年十六歸其家尋徙居淮之滿浦誘以爲娼女泣不

從私謂隣女曰渠以介婦聘我今乃欲我爲此寧死不受辱越數日留一賈人過女事之女不勝忿佯許諾且久乃仰天大哭以刀自刎血流滿地時都憲張公敷華聞其事即遣吏往按之至則夫婦與賈人俱逸去驗命所司以禮瘞之而女之冤竟未伸已而天旱人皆謂冤氣所致郡守楊侯遜爲表其墓祭之天果大雨三日乃止時人異而哀之惜其未爲奏聞以旌其事徐氏本淮陰農家女質性專一志操自潔年十九歸大河衛軍申氏曰進克修婦道歸三月進以挽漕如京師溺死於河訃聞晝夜號哭數日粒米不入口後有人自京師還寄

夫之衣與之知爲真死哀哭益甚私念㓜且無子夫既死卽無所望乃竊衣夫之衣而襲以常服投河以死時人聞之無不驚駭悲嘆且其夫又爲申氏養子婦至以死從之可謂難矣時都憲滕公昭以烈婦聞而未下郡守楊侯果載其事於郡志斯二者特一婦人女子耳而其志操卓卓不可及如此今夫士生斯世名爲儒者顧有蠅營狗苟伈伈俔俔於權幸之門奴顏婢膝諂貌諞辭恬不爲愧使其聞雙烈之風則亦靦而熱內慚自訟而追悔無及矣是舉也非徒表二女之烈寔以興起士風而淬厲名節是不可以不紀也祠卜在府治東數十步

許府舊有隙地易民間因歸其直得之爲祠堂亭前門
各四楹門皆北向亭之前爲中門中門之内於左右爲
碑亭以是年十一月二日始事越二十日祠成立位而
並祀之且爲復其隣二家以供祠事又從而歌曰堪輿
茫茫淮水洋洋雙烈之風與之俱長

府官題名碑記　　張敦仁

淮安府闕題名或疑正德庚午府堂災豈併其碑燬之與考之郡志其文亦不載誠闕典也夫碑以麗名也麗其名者所以昭政蹟垂勸戒風後人也有善則指而稱之稱斯感感斯慕而取法之有不善則鄙而哂笑之毀詈之豈吏於淮土者皆病於職之弗易稱故自晦其名與抑南北將迎簿書從事爲謀弗暇及也敦仁自嘉靖庚戌冬十月以駕部郎出守淮安至之日則見夫部使紛至追逋日急將遂征之則民益逃故寧緩之而事罔濟是催科之難淮戶舊滿十萬厥后日漸逃竄據今版

籍僅乃半之將欲遷定安集然有司誅求未已也方歸
而復去矣是招民之難淮地廣饒舊多畊植今一望皆
草萊而不畊之地賦稅出焉將欲聚民而畊之而民不
我歸也是任地之難淮安三衛二所甲士二萬糧餉稱
繁而倉廪每每告匱雖百計處之不足以給十之一老
羸乞討塡門塞塗僅能慰諭而已是供餉之難兩京孔
道歲漕襟喉冠蓋颿檣日千萬計而舘穀牽挽之費不
貲稍致愆期譴告於府而徧議四集矣是接賓之難文
武重臣秉符開府兩都部節分署遥臨而有司皆有奔
走之役或忒於儀遂罹於戾是事上之難五方之民交

集而鬻販之徒羣趨市利訟獄興焉土俗不同民情頓異聽或不審而曲直淆矣是斷獄之難淮居黃河淮泗下流水盛則懷城裏邑禾稼盡没橫奔則決闠市溢運道頻年以來日事修築疏濬費常巨萬是捍患之難徐邳舊俗民性多悍而海贛瀕海其惡少多隱於魚鹽況征歛日困歲凶荐臻使有司舉動少乖則決裂潰亂莫可收拾是弭盜之難凡若此類有一之未善是皆職之弗稱而吏於淮土者果能無愧於斯與然則欲聊其名也固宜雖然君子亦隨其分量以求盡其在我者而已才所弗逮勉强行之時勢所難能者亦唯徐俟其定而

不敢强焉耳况左氏所謂求名而不得欲蓋而彌彰者
又奚事於晦之也故命教授黃子學準考訂之稽諸郡
志者若干人稽諸府牒者若干人其出身貫籍無可考
者闕之存者書之其添設者則記其始其陞遷者則記
其終其入祀名宦者書以表之虚其左以俟來者續之
命勒石鎮淮堂之左

淮郡二堤記

王宗沐

隆慶五年歲在辛未河大溢壞漕舟以千數天子念大計不以沭爲不肖授璽書使董漕計拔自藩轄異數也奉命感遇不敢不竭力報稱乃申法更規萬艘肅集完歸大農遂復祖宗之舊踰年淮父老詣余泣曰郡地專受淮故稱淮安勢自西南歷清河而東與南湖僅隔拳土故高家堰有堤不治而淮輒入湖淮揚兩郡皆困兼且妨漕余惕焉按之信然乃檄守陳文燭以軍餉六千餘金致邪先生周君于德周君表胡君效謨胡君應恩築焉又明年癸酉五月淮水溢平地高三丈餘而以堤

故不溢入湖郡之南鄉與揚皆無恙然勢掠郡西合黃河折而經北城下安東則洶湧幾嚙西橋奪漕河而出余爲之不寢者三夕幸而勢稍殺則又以其泛濫四溢數道出禮信壩及鉢池山民在巨浸中至八月而始涸余以災請幸天子仁聖捐米八萬石以賑而又允折漕糧是時幸淮獨漲使稍遲半月與黃河并發則事不可支矣是年冬余再檄于同知時保以所賑之餘米一萬石募夫築郡西長堤焉高家堰堤北自武家墩起至石家莊止計三十里而遥爲丈五千四百堤面廣五丈底廣三之而其高則沿地形高下大都俱不下一丈許而

又于大澗小澗貝溝舊漕河六安溝諸處築龍尾埽以遏奔衝堤內自澗口以達章家莊濬舊河以泄湖水使不浸牆工凡五十日而畢郡西長堤自清江浦藥王廟迤東歷大花巷由西橋桕家灣直抵新城過金神廟止柳鋪灣六十里而近爲丈八千七百九十八堤面廣四丈底廣三之高可七尺餘蜿蜒如長虹以障郡城之北工凡三月而畢余按淮安郡三城在淮與漕河夾中自嘉靖中年以來無歲不被水而其最甚則巳巳癸酉極矣鞠爲大澤不見水端民棲樹巢塚以救旦夕即余疏中所道蓋其十之三四也而今二堤並峙高家堰獨抗

淮于西南而西長堤又障河于西北益至是而居者田者皆有衛處可望生全無若昏墊矣余不才且旦夕乞去然使來者愼守而時護視之永以爲障使吾民得粒食育子抱孫則大幸也顧淮水高于郡勢若建瓴而下使其發時與河並則爲慮尤巨且西長堤能障溢水而其從下嚙而崩者不能却河故去城數十里而今乃在城下是其大勢漸浸而南可覩也開草灣以分河勢通㵎河以防溢流余心耿耿念而力已詘民亦告病姑少休之以待文燭楚之沔陽人時保浙之嘉興人而是時同襄二役者郭同知大綸王通判宏化諸推官大倫山

陽縣縣丞談嘉謨也

楊公墩記

吳敏道

楊公墩在鹽城之清溝鎮清溝父老爲邑令楊公作也射陽湖在鹽城縣治西一百四十里湖最鉅且深縈廻三百餘里能受淮揚兩郡七州縣之水旋轉而入於海故其時兩郡無水患而穰歲相仍稱樂國嘉靖以來淮水奪淮之柳鋪灣而下黃河南徙則又奪高寶之堤而下並滙於射陽湖日湔月洗兼以黃河之水渟蓄淤積於是射陽湖日就淤淺非曩昔矣夏秋水漲則湖莫能容崩騰泛溢浸沒民田千里相望淼如巨壑所藝溺人畜不可勝數安復問禾黍迨冬春水落則水鄉鄰露湖

底不能運十斛舟百貨阻莫通是商民俱病也自是諸州縣咸蒙其害而鹽城尤甚萬歷七年楊公至乃始倡開濟射陽湖之議白於督府凌公雲翼即具疏以請於上於是督府發帑緩簡文武諸屬吏分董之而楊公挺然以一身總其役部署丁卒口授方略日乘小舟棲泊洲渚間披寒雪冒暑曦至身且病猶强治事不少媮息以萬歷九年正月始事是年八月工成湖既濬水始湍駛趨海如箭即伏秋水發亦且得所歸無汎溢患二十年蛟龍所窟宅之田一朝畢出鹽人咸把鋤犁而耕至秋黃雲蔽野社鼓相聞冬春之間水雖落中流深尚丈

餘萬斛之舟揚帆鼓棹而行百貨畢至海濱所産咸得
達於四方於是情溝父老於其鎮之元君殿後樹墩以
識名曰楊公墩時萬歷十年也

總督漕運兼巡撫後題名記

呂兆熊

明興之初議河運也自唐順始也其卒開今運河北即元會通河自濟寧達之通州南即宋沙河疏邗溝通江淮達之濟寧自尚書宋公禮平江伯陳公瑄始也其遂開府淮陽總茲漕務顓用支運罷海運亦自陳公瑄始也其以總憲文臣代之用總漕兼鎮撫則自王公竑始也其兼提督軍務則自胡公植始也維宗社之咽喉軍民之命脈寔於是焉樞紐故底績傲落除拜氏名畧見國史正德四年邵文莊公寶來涖茲土懼其久而遂湮不可考也始鳩王公竑而下至文莊公凡二十四人爵

里鑴之石而自爲文以記之自文莊迄今又百十餘年迨熊又六十二人自王公紀而後闕焉未書爰更礱貞珉續文莊之舉余因是有慨於天下之事難於識難於任也轉漕之利無踰水浮禹貢紀州從來尚矣秦漢迄唐歷砥柱三門其覆溺之險輓之勞人徒之費至一舟百日乃能上難何啻百倍今之海運間或用車用駝厥難益鉅當時有斗錢運斗米之苦司農不能爲他策者其都關之勢然也宋以四河通運處地坦曠歲入至七百餘萬石憂不在食元之都燕固卽今日之京師也無三門砥柱爲之隔絕考其當日運道初則涉江入淮

逆黃河至中灤站陸輓至淇入御河達京師不便也又開濟州泗河由大清河入海旋以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不便也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久之訖無成效始專用海運矣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相仍而京師常苦食不繼何其置今濟寧河道至易且利者不講而日爲海與陸之紛紛也則伯顏張瑄之識所爲不逮宋公禮陳公瑄也恭襄業開此萬世之利矣其儲設安山南旺馬場昭陽諸湖名爲水櫃以時瀦洩東控泰山諸泉南引邵伯高郵寶應諸湖北會汶衛白洋陽城洸浮滹沱黍乾諸河以廓委輸雖厥淤

時有供億役繁然天下事無全利循已事軌則導流培岸功易易耳較之颶颱霹靂之白勃與人畜踣踵之道敝勞逸難易爲何如而議海議陸議膠萊者且齟齬曰防意外開別門亦深有意見爲不可廢假當漕河之初開能無撓道謀哉即恭襄當茲世非有文皇之廟斷毅然爲之主持安保無一二道路蜚語遂能埶百代之末有開萬世之永利耶漕河其昭昭可見者耳況萬里外之機宜百年後之推測彼此互執是非且十百於此者乎故余因是役而重有慨於天下事之難於議難於任也其在今日又且無暇論於漕之外矣東之敵西南之

奢安歷天下以赴之軍饟外逝財力內屈則漕不易爲也北二三千里則病旱南二三千里則病水足民足國固自不能左畫方右畫圓則漕而撫又不易爲也淮揚綰轂南北最天下要地鎖鑰千里之衆豈曰虛擁無事則引漕有事則應援今天下無事非也馬窮則逸三方弟難端耳鄰睒其徵見者也一日內訌外侮淮揚其首受之矣則漕而提督軍務尤不易爲也此皆余今日事總非識與任不可而余非其人也余滋懼矣石旣成次其說而書之以自警且以俟後之君子

重修二河記　朱國盛

舊志載運河之鑿始於宋今非其舊蹟矣明運河改鑿於平江伯陳瑄而司空潘季馴更其口以向淮者也新河繫自漕撫淩雲翼厥後嘗一浚之而塞至今歲而始疏云二河北自清口通濟閘文華寺分流七十里南至淮城相去僅五里而合於楊家廟夫俱由清口而兩鑿之者何疏新河政爲疏運河也運之所以易淤者何黃之奔沙奪淮壅之也故凡論治黃者必以淮之淸刷黃之濁而使河身深論治運者必以淮之淸避黃之濁而使漕埂去昔平江伯慮運道之廻遠鑿此而直達諸黃

矣游復更其口以向淮者就其清也故旣設閘以啟閉復於每歲仲夏糧艘過盡築壩攔塞所以抗黃之濁與淮之清者慮至周備數十年來法湮弛有司因循漕艘多後夏秋巨艦猶相望于道閘壩難施濁流所積遂至膠淺輓之過者輒募舴艋代運虛舟而後渡其難若此先是潘大司空令列肆傍河而擅河之利者出夫供役裒之得千八百名倍其力以九百從事而牙行倩應率多流丐不堪用厥後袁公應泰李公之藻議每名折夫價九兩七錢輸官備募歲久法弊夫長胥人影射乾沒餉不時給工亦廢弛會廳縣陳匱乏狀士民有言宜淸

夥者除減免五千外歲征入庫者始獲萬有七千金其春餘千一百五十入公帑斂聚而謀曰疏河所以通運請先開新河以通回空之船而後運河可鑿也爰具畚鍤撤遷廠調淮揚槩夫以穿新河不足卽以冒破之金增募之計先後所費僅千二百金歷數月而久壅之渠潺潺矣新河既通始定治運河之方略初測水計估費不貲乃先于下流作壩決而涸之戽水出底相其高下度河之徑析爲三命三簿分督之復析以屬諸鄉約俾若胥之邏指立旗幟以分界設信椿以測土加十丈之中隆者七窪者三則七之隆者半窪者半則半之預給

若直令曰先竣者賞司道以下出金錢犒勞衆皆踴躍用命於是淤者盡去河底舊有平江伯石堤與故閘坍圮者數觸舟至是盡發漕賴以通復於通濟閘作月閘以時啟閉而濟運之窮攔黃之入役之初與度費二萬餘金至是用未十之三而工竣民無怨讟工不逾時以處置得宜故也役告成于天啟甲子孟夏出地方之賦以佐地方之役毋以逝波貽納溝聊寡吾過而已爰勒諸石如左

安東縣剏築城垣記

文震孟

淮之安東宋爲漣水軍邑西南去郡六十餘里東距海南臨河北接山左諸郡淮黃二瀆交會于前分黃導淮新河後遶雖僻處一隅寔淮揚間一要害地而城郭未備當世廟戊午島夷蹂躪殺掠甚慘議者謂茲邑非直淮揚之襟喉亦齊魯之門戶陵寢運道關係綦重而無三里之城爲之捍蔽眞當事者之責也神廟戊午行鹾御史臣龍疏請于朝謂淮北鹽賈集于安東者歲不下二十萬築城之役取助於商而足獨患無廉幹吏經紀其事耳而御史臣王亦上書言安東爲河淮入海之路

淮北鎖鑰百萬鹽筴輻輳于此昔宋之季有古城有月城有漣水城今俱蕩然靡有憑倚修築洵不可緩而謀之十年未有成議蓋民與賈交相委非有精敏清愼之邑令未易辦奏俱報聞天啟辛酉江右劉公君聘來莅茲土慨然曰事有大于此者乎集父老廣諮詢度地理仞溝洫量土宜酌物力將以明年大舉而公則以計典應改調士民大譁臺使爲請改授廬州府幕仍署邑篆理城事迺于乙丑春三月興工城爲丈計者一千五百五十有四其器用工作之費凡縻白銀二萬六千八百有奇民與賈各輸其半事集而無擾功鉅而費約公復

精形家言相度形勢謂南門不可逼黌墻則移南門于學宮之左謂東門之水宜逆流則置東門于巽向謂西門不宜居坤則移西門于酉位又謂城之北宜峻則高大其門並建元天閣于坎方以屏邑治而于北門之西闢小便門以通薪水又于西南復闢一門爲民便于西濵濬支河通西南門以爲商便疏通治河以洩潴水鑿渠四繞以爲城固建文昌閣於乙方以爲城鎮踰城東三里許于河岸建關聖廟坐甲向庚以迎河淮之秀又去東五里築狀元墩以收黃河之水氣聚脉通形包勢固屹然百雉稱淮之壯縣矣是役也課工程物皆公自

親之無敢纖毫乾沒者又適當歲祲藉以全活者無算事將竣部復公原官尋晉郡二守仍理邑事於戲公之功可謂偉矣每歎國家有事動稱乏才非乏才也上下交委因循歲月以成痿痺之宇宙有如劉公奮然駿發舉三百年未有之宏績三十年無定之衆議一旦建竪為千百世永賴世之君子有志於事功者觀之可以油然而興矣

分黃導淮事宜疏 康熙六年

徐越

爲運河水患甚急請

勑速議分黃導淮建閘疏流以全漕務以救重地以安民生事竊惟　國家之大事在漕漕運之要務在河河道之爲漕運咽喉者惟淮安之天妃閘而天妃閘口受黃淮二流黃河之水自北而東其水最濁一石之水沙至五斗淮河之水自西而東其水清而無沙不致堙塞河道然黃水不分淮水萬不能導也臣考前朝萬歷二十五年總河官因淮水被黃水暴漲阻過清口致清水不得入閘濟運淮流盡泛溢於高家堰而堰勢告危高實

各湖横溢關係運道及淮揚十餘州縣遂議於淸河縣黄家嘴地方挑開支河以分黄水之勢由淸河縣娘子莊五港口入海黄河水勢旣分而下海淮水遂得順流入閘非但黄流不得阻墊運道淮流更不得爲害高寶此支河開而分黄導淮者其前效也自明之末年支河故道廢而不講黄河勢大逼住淮河搶入天妃閘口所以每歲五大險工告急高家堰頻危年年修築歲歲救搶運河屢挑而屢淤下流屢修而屢決以致終年補苴耗糜　國帑竭盡民力匪朝伊夕矣而目今則更有可慮者淸河北岸陡起沙洲將黄流之正衝逼住不得東

射奶奶廟而直射清口天妃閘橫遏淮流不使得東則亦不得入閘而黃流益迅直灌閘門較運河之水勢高丈餘湍溜怒濤重運過閘之時既以千餘名夫力挽拽每竟一日不能得十數船出口倘一纜不堅船即倒撞漕米立付洪波且也黃水沙濁全入運河則河身日淤水小之時重運艱阻水發之時兩岸增高日高一日水行地上城郭廬舍如在深谷中倘遇決衝淹沒之患不小再則黃水不分全力東注如建義蘇嘴等五大險工固必歲費帑金其山陽之王家營安東之茆良口桃源之龍窩口現在衝決居舍糧田盡沉水底每歲如此

今年尤甚以上諸害皆黃河不分爲害之甚者也黃水阻遏淮水不能東流入海以致高家堰岌岌將傾每當水漲之時數千萬夫役晝夜守救南則周家橋翟家壩處處告危是以橫溢高郵寶應等湖漲連運河水勢瀰天數百里無際致漕船失牽挽之路不得已而走湖揚帆涉險每報漂淌一路之民居糧田又遭淮水淹沒此黃水不分淮水不導而淮水又爲害之甚者也至於黃河自北而東淮水自西而東淮安府淸江浦地方夾於兩水之間幇貼郡城卽是運河

朝廷數百萬漕糧一應牽挽查盤歲經此地三關商稅兩

淮鹽課均有賴焉保障之方安容少緩臣見此地形勢自奶奶廟至天妃閘約三里而遥其北岸名爲天妃壩內爲運河外爲滔天之黃河內外相距不足二三丈也其南岸名爲遥灣即文華寺一帶地方內爲運河外爲滔天之淮河內外相距亦僅數里耳此兩處稍有疎虞則黃淮合而爲一無所謂天妃閘矣無天妃閘則無運道並不能保有淮郡生民蕩溺又不必言也自康熙二年至今每歲當入夏徂冬黃河水發水大岸坍東補西救萬民呼籲官吏失色或守包家圩或疊三城壩或救楊家廟或護文華寺或防高家堰或議閉周家橋或議

築翟家壩或議請發　國帑修復減水壩非逼淮與河爭則聽河爲淮患此皆塞口止啼之法而不得挈領振裘抽薪止沸之道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嚴行總督河漕諸臣率領地方及管河官親勘情形會議詳確速將黃家嘴地方舊有地形之支河一加挑濬即便成渠以分黃河之勢使下於海即速於桃源宿遷等縣而上多開支河以分上流之汹湧再於安東縣雲梯關而下宜浚下海水道以接黃流之湍溜其清河口沙洲速行挑去天妃閘內運道底已墊高不妨及時大加挑濬待淮水經過一刷而浮沙可盡入

江惟天妃壩及遥灣數年水汕地狹土鬆必須增築石
工方保無害關係宏鉅萬難因循目下河道錢糧逐年
開銷徒成故事何如議撤此項修建兩工自是一勞永
逸誠有濟於通漕有救於重地並有生全於百姓者也
漕河爲　國家大事臣以淮人職司建白情勢瀕危聞
見已確敢不縷陳方畧以備　採納

請挑運河疏康熙七年　　徐越

題爲時及冬春速行大挑運河以濟漕運以救河身淤墊事淮揚一帶內河原係人力開鑿以黃河挾沙之水既奪淮水南下之位灌入天妃閘而內河淺隘水緩沙停數十年來運河之底墊高益甚而東西兩岸每年逐漸加增堤薄土浮何恃不潰且也運河淺阻淮湖相連不能宣洩使速歸江以致高郵沿河地方屯蓄爲災在順治七八年間奉

旨大挑究因河帑不繼未經寔濬又時值大兵往來啟閉不一難遲時日故未得復當年舊制耳如欲運道永通

民無水患必實實大加挑濬將河泥盡幫兩岸堤外惟令平厚不許增高其迂廻三百里內土性之剛柔沙抽地形之高下濶狹山陽與寶應不同者以近湖遠湖也寶應與高郵不同者以高郵有通湖水口連設兩閘而寶應無之也高郵與江都不同者以江都有芒稻河瓜洲鎮儀真縣入江之口而高郵正屬諸水之所鍾也何處當束之使狹何處當濬之使深何處當先施畚鍤何處當相度水平應直挖者當計土以分方應水刷者當逼岸以淪底訪取習知熟諳之人詳審預定不致措施孟浪有始鮮終則開銷一分金錢即得一分寔濟不必

別議宜浚而運河旣已深通入江自爾遄速不僅上而
天庾通濟亦下而地方民生得免昏墊之虞矣

兩河要害事宜疏 康熙七年 徐越

竊惟智不繫者乃大事師古者無忽黃淮運道既變壞於從前之補苴自應與釐於及時之修復我
皇上加意河漕毅然爲萬靈造福
特遣兩部大臣星馳閱視是欲不恤非常之工以成經久不敝之業也臣抱芻蕘之見敢不備陳以塵
睿覽臣思漕運所需惟黃淮二水黃河惟有急溜刷沙使踹東北下海之道而不容有南北橫溢之道淮水惟有北滙於河三分之水從運道入江七分之水會黃河入海而必無讓其途以入海之道但淮水入湖同湖水由

東南趨江勢亦可也而從古之治河者必令之北匯黃水何哉蓋以運道三百里惟淮水可用而黃水必不可用故多方以束淮之上流使淮併力出淸口以與強黃爭位而踞南道以溢入天妃閘爲濟運之水故也夫淮踞南道則黃占北道會流入海必得兩岸無潰庶溜急河深而入海無壅滯之患自淮之上流不束則下流無力與黃相爭故黃水擠之而南而淮水遂爾爲患黃之北岸多決水勢散衍刷沙無力入海不速而黃水遂爾爲患臣於是有修復歸仁堤等議之疏也臣於是又有

河北決口凡舊例應民修者悉當題請

欽工等議之疏也黃淮兩河既有次第而天妃閘內運道
久爲黃沙墊底漕運阻塞臣於是有時及冬春速行大
挑運河等議之疏也運道既費全力大挑務期一勞永
逸須防旋濬旋淤故古人思深慮遠建河之始卽將天
妃閘啟閉以時爲令甚嚴著爲漕規臣於是有請復漕
規嚴天妃閘啟閉之疏也諸工併舉必應物料大備一
切人夫槳石等件估計萬不容照常蓋以積習相沿比
如價用十分外臣止敢估計五六分部臣駁至再三必
二三分而後已所需價值雖伯夷柳下惠之淸介者亦
必派撥民間今與非常之工民間萬難支應而臣聞所

遣者又皆內部緊要重臣肻破一二字
皇上可以信其必無矣臣於是有請
勅閱視部臣會同河漕督撫將所需一切物料照時估價
該部有駁無駁等議之疏也物料既照時估價河帑萬
不能濟別項錢糧無容那借無米之炊豈非空言臣於
是有廣開捐納事例權不礙經等議之疏也黃淮二河
江海源委東西南北相踞數百里或千餘里不等大臣
司其體要小臣任其馳驅舊設淮海道一員同知一二
員分司二三員又舊有各汛守地今大工併興未可贖
日持久指臂之使萬不可缺臣於是有

勅許閱視部臣相度事幾暫爲添設屬員等議之疏也臣
謹恭繕七本伏乞
皇上俯鑒
勅部速下閱視部臣會集河漕督撫諸臣詳加採酌因時
制宜擇利期其可久防害先其最大軍
國幸甚河漕幸甚

陳賑饑之法疏 康熙十年　　徐越

淮揚地方水患之慘災後復災我

皇上憐此殊苦之鄉賑而又賑但拯饑之法一時總給與

計日而給之聚數十里百餘里之民於一處與各分府

州縣而給之其中虛實有大相徑庭者夫淮揚兩府災

民經大小疊衝之後無屋棲身無衣粟體流離載道垂

死且晚矣若仍照平時賑濟事例勢必地方造冊不過

按民總給一次而已如總給以米則災民有何收貯之

所如總給以銀則困苦愚民銀一入手不難立刻費去

安能存數月之計將見往賑之臣方回而流亡之民如

故豈不有賴我

皇上如天之仁併慮此公帑之捐發耶臣愚以為宜於各府州縣分設米廠廠不一處先使其無奔赴守候之苦且免其擁擠逐斃之患然後計人給米每日一人各一升每三日一放則一石之米可以養活一人於百日矣萬石之米卽可養活萬人於百日矣卽多至十萬災黎亦止需米十萬石耳加此則所施得宜而埀盡災黎延生時日尤須遴選賢能協同地方官親身遍歷如法安插務以饑民得接菜麥糊口為期不必急定期限不能預定米數此及今淮揚賑災之急務也

請復禁口利漕疏 順治十七年

徐越

國家漕事莫多於東南數千漕艘取道運河凡三百餘里故明制此河單行漕船天妃一閘啓閉有時漕船盛來則閘過完則閉一切官船民船至此過壩裏河外河分船接濟所以淮安鈔關納裹料外料至今仍舊用水之利而免沙淤之害此法此制在鑿河之始業已通盤打算不可易也不意甲申乙酉年四偽藩往來劉澤清據淮竟弛閘禁以漕艘為貿易遂至十餘年來黃流漲入河身高於外河河底高於城脚不但潰決為虐漕艘淺阻豈能飛渡乃今不講年復一年淤日益淤撈淺幫

隄總廳無益運事大可憂也向來文武衙門皆有貿易船隻奸商夾帶貨物恐一盤剝情弊難掩官客攜家包藏商貨不樂換舟直行莫阻因循顧盼如漕事何伏乞

勅部行令撫按漕河諸臣詳查當日禁口事例酌以目前時宜權利害之大小恃商民之兩便慮公商確務在力行

張檢討山陽志云按禁口一事所以防黃水倒灌入閘瀉沙淤塞運河故爲禁甚厲自明亡弛禁猶穨淮強敵黃黃水不能倒灌自後高家堰等處決口甚多淮水大半東趨其敵黃也無力故黃水遂占奪淸口直入天妃閘矣此疏在順治十七年行出查勘至康熙元年始依遠議覆然以大兵往來及進貢船隻緊急差遣等船利於直達禁口之說格而不行未幾黃水入運河年年淤塞年年挑濬起派民夫苦累不堪今河工雖告成閘口雖改西向往往淮水大漲則水勢迅急船難出閘若閘內　運河又難容受河道變遷治之在人

耳存禁中疏畧
以告後來者焉

請挑濬下河疏

林起龍

高郵等州縣素稱澤國舊以射陽一湖爲諸流出納之所蓄諸水歸納於射陽洩歸於海嗣因通海水道多被積泥淤塞下流阻滯以致水漫民居冬春消涸居民尚隣魚鱉夏秋泛漲每致沉淪遷徙東南大害實無過此先年議疏濬屢因工程浩大而中止未議一勞永逸之長策臣於蒞任之初仰體仁恩宣布德意咨訪民生疾苦巳得其槩正欲繕疏入告爲民請命頃奉明綸敢不悉心籌畫巳特委通判趙鼎新等公同會勘審度情形應由落潮堡安豐鎮以及柳城涇口至一林等處直達

廟灣乃入海正泒水旱工程約有五十二里自柳城至
涇口之五里開手加工餘俱次第挑濬所用夫役多寡
不等已經高郵寶應山陽鹽城泰州五州縣認泒應用
器具料物亦五州縣印官各議捐俸一百二十兩共勷
置辦事竣循例題叙再議以通判趙鼎新總董其成工
完之日不但各邑生靈得免沉淪之苦即應完國賦亦
必易爲輸將國計民生兩有利益

請挑濬涇河疏

淮城迤南運河東岸有涇河一閘蓋爲宣洩水勢而設
水漲則開以固漕隄水涸則閉以速輓運此舊例也久

因下源壅滞未開水漫塞野以致民田歲苦淹沒漕河飽漲可慮去年伏秋水漲士民條議有言開閘洩水者有言開閘害民者紛紛控訴不一臣於是單騎往勘此閘係支河一道綿長七十餘里臣由沿河一帶勘至金吾莊等處跋涉於泥淖之中一一相度見河口淤平僅存丈餘淺水兩傍併無隄岸方知民間歲受水患漕河危險端由於此當有本地鄉民環臣馬前咸稱淹沒民田不得耕種蓋緣此地淤塞之故臣勘畢同淮傳諭道府各官并闔邑士民齊集公議開放涇河一閘必先疏濬下流查淤塞處所自金吾莊前至吉劉莊不過十餘

里施工甚易但本莊居民寥寥窮黎難獨舉行金吾莊係山陽縣地方而寶應縣實當其下流山寶二縣各照田多寡攤派出夫挑濬衆擎易舉自不難刻期報竣漕隄民田永保無虞一時輿論僉同無不鼓舞樂從計山陽縣出夫四千零八十三名寶應縣出夫一千七百五十名於康熙二年正月興工計土論方每夫二名挑土一方期二十日即可完工此一役也河道深通闢流無阻直達射陽湖以入於海無傷民田有裨漕隄人夫出自民間有田之家不動官帑公私兩便

請濬淮揚下河疏　李時謙

臣生長西北僑住淮安淮揚二郡水道竊聞其畧上河自淸口以達瓜儀而入於江漕艘往來要道卽今之運河者是下河在山鹽高寶與泰州邑由串場河而達於海民田出水有路且得資其灌溉故歲歲有秋自康熙七年黃河潰決並淮東下而高寶一帶諸州邑水道俱爲黃流泥塞田畝盡爲停潦遇冬水退則坵段可指似可耕種春夏水漲數百里泛濫竟成汪洋以致應納錢糧將近十六七年仰蒙

聖恩高厚屢歲停徵民有田而無田殊可憫惻河臣靳輔

爲總督大臣一應河務皆其綜理連年止知運道之當急築堤以束水建壩以保堤專其意於上河而不知高寶一帶下河沃野千里田地甚多一自黃決沙墊海道不通每遇霪雨已苦淹浸近復日納減壩之水而無出路民生

國賦兩有攸關奈何聽其日在水鄉而不恤乎臣聞下河舊日入海之道有七今盡淤爲平陸其緊要需挑者四遠者六七十里近者三四十里止矣至串場河南北千里亦多淤淺其間支節分派相勢利導俱一一歸串場大河分路入海必須一律深挑因取其土以培范公之

舊堤并俾海潮不得內入而內地之水隨到隨洩不獨
天時不能災即減損亦咸獲其利前科臣許承宣有旱
潦在所不免一疏彼時督撫諸臣公議高江等州縣必
須挑大中小河數道約費工料一百九十餘萬另請舉
行等語嗣查微臣目覩一案十餘年于茲究竟渺無報
涸之日而十六七萬之
國賦約計十年則已少一百六七十萬矣與其歲虧正額
而無了期何如從長酌議而有成效也我
皇上念切民依即一夫不獲尚存已溺已饑之慮而況萬
民養命之資年年水底當必更廑

聖懷伏祈
勅部議覆作何挑濬之法或節省别項或設法變通工成
地穫之後量寛一年起科使災民復慶倉箱而每年地
丁卽增銀十萬餘兩東南萬姓共沐
皇恩於無極矣伏乞
睿鑒施行

本朝

萬松山房記　　尹繼善

總督漕運顧公新築萬松山房於淮陰官署余始聞其勝惜未及遊也今歲甲子之夏余以公事往來淮徐間適公先已督運赴京師不得遇於是山房仍弗果遊及秋公還知余之雅慕乎山房也因爲圖二卷一繪其山之南一繪其山之北而以書貽余曰淮署東偏舊有馬射之圃歲久積壤漸高幾與垣平癸亥八月漕政既清周視射圃得隙地於東南隅度方廣十餘丈乃盡徙糞壤其間凡兩閱月竣工隆然成山種松千株强名之曰

萬松山山北故有頹屋五楹少爲葺治移以面山即顏爲萬松山房屋右別爲斗室並構草亭於山巔又作小亭於山南亭左右置屋數閒以待閱射時僕役可避風日是不可以無記願以相屬余惟山林園圃之樂非仕宦者所得兼也乃考古名臣賢大夫往往不廢觀遊柳河東有云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然則遊觀之不可廢豈僅以資宴娛已乎余素亦頗愛山水宦轍所經靡不留意曩嘗於金陵官舍葺一小亭牆外數峯環列足供凭眺爰題爲望山處昨歲重來

承乏於此事隔十年亭榭猶新山巒依舊而政事繁劇幾倍往時晨夕屏營罕復及登臨之趣今公持故節再涖淮陰使院獨能以轉漕餘暇自出經營化積壤爲青山闢蒔圃爲名勝高明遊息之處唯興所適不假遠求且兼爲便於閱射計卒無所謂以玩替政以荒去理者盖公之才浮於事志慮從容亦其瀟灑曠達有大過人者矣或曰浙西有號萬松嶺者公之築是山也亦以萬松名得無有羨於彼與余曰不然平地爲山孔子以爲學者自强之喻而於松栢則歎其後彫公學問崇深措諸事業炳曜海內殆亦如爲山然必欲其層纍高峻弗

以覆簣而止也若其廣樹以松不雜他木者則大夫之所取鑒也又可識公之寓意焉余既復書於公郎撮公所自叙者撫其說爲記記之成也以仲冬適在歲寒吾知公坐山房之幽清對松林之蒼翠必有悠然獨會於心者余雖未獲從公遊猶幸得省書披圖歷歷在目方將登吾望山之亭臨風遠望動仰止之思於無已公何以慰之

奉旨旌表貞烈女鮑氏碑記

鍾衡

皇帝御極之十有三年歲在戊辰余再膺簡命巡視南漕駐劄淮安自公之餘與郡之士大夫相晉接每樂道古今軼事至節婦貞女有關於風教者尤惓惓不忘採擇焉一日別駕趙君師質來言於余曰邑有鮑氏者貞烈女也女之死在前明萬歷四年至我朝乾隆六年始奉旨建坊旌表從此勁節顯揚永垂不朽矣余詢其事蹟輒舉狀以示其畧曰貞烈女鮑氏淮安山陽人字同邑儒

童李恪未歸而恪卒後有委禽者父母復受之女佯不爲意故糊紙錣爲業陰以紙撚編結爲衣漬以油而藏之迨嫁期近泣請於父母必一訣李墓而後從命許之乃備牲醴擔紙錢易孝服暗着油衣以往父母遣老嫗幼弟偕行比至墓展拜盡禮以祭餘犒輿夫飲於他所復給弟嫗往促縱焚楮鏹俟焰起褰裳躍入火着油衣烟焰猛烈救者無及遂自焚死有明萬歷四年事也塟城南運河東岸立碣表墓至康熙六年間有利其地者碎其碑沉之河幸碑摩尚有存者隣嫗王周氏執爲佐證訟於官而復之後二十餘年跡且湮山邑諸生許當

憲字萬爲者物色荆棘之中葺祠祀之久而廢圯古歙
程鐘字葭應念貞魄之可風而慮義舉之中廢也捐二
千金拓地而新之計構祠若干間堂寢廊廡畢備更覆
亭塚上以爲識焉工竣備呈當事請于
朝乾隆六年七月奉
旨建坊旌表如令歲時致祭不絕云余聞其狀竊念古來
女子遭時不幸至夫亡而殉節以死如鮑氏者其志烈
其守貞自前明歷
本朝幾二百年始得上邀
寵錫慰及幽魂設當時矢志未堅稍緩須臾以死其能彪

炳泉壤壙代不可磨滅若此耶迄今過其墓者憑弔欷歔無不感慕其行而歎女之貞烈眞巾幗中一偉丈夫也彼夫靦顏人世生不如死者聞之亦可以知愧矣鄰嫗以一婦人而能力訟於官保有茲土其亦聞風興起者歟若夫有志修葺不至淪沒於荒野蔓草中者許生之力居多程君好行其德慨然捐金恢廓舊制煥然聿新復請於

當代鉅公力爲表揚厥功偉哉不備書之其何以爲來者勸趙君曰然遂爲之記時三月上巳日

普濟堂碑記　　　　鍾衡

國家休養生息百餘年矣民生其際熙熙皥皥樂春臺而躋壽域何其幸歟然則何爲有普濟之名也

聖天子胞與爲懷惟恐一夫失所今京師廣寧門外巍然特峙者有堂在焉所以招集流亡撫綏之鞠育之也各省大吏承流宣化推廣

皇仁於是堂之建半天下淮郡北枕黃河南襟大江與揚州接壤舟車孔道水陸交衝歲一不登則流民四集今揚之瓜洲鎮旣建普濟堂以收貧民之顛連無告者而淮郡獨無是使煢煢之民靡所棲息而以凍餒死以疾病

死也顧其職在守玆土者而獨力難支郡之士大夫相聚而謀殫力經營僅得捐貲二十餘金終莫能襄厥事也有程君名鍾者毅然起而獨任之自建立以來寒待衣饑待食病待醫歿待殯一切經費動以萬計所活男婦嬰孩奚啻一二十萬道路之間歡聲四達民用以康是果誰之貽歟吾於是歎程君之過人遠也彼齷齪者不足道豪俠之夫自矜慷慨究於民生之肥瘠視若秦越程君其樂善不倦者耶抑仰承

聖朝德化出水火而衽席之俾人人有得所之歎耶周書有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由斯言而進之無市恩無邀譽

行之有恒守之惟一盛德日新基諸此矣程君勉乎哉
別駕趙君師質職司稽查爲余具陳其槩余故樂爲之
記而并書之

重修桃源縣城濠碑記　　　　　　　　睦文煥

邑之有城池所以崇規制壯觀瞻資保障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又設司險掌九州之圖易坎之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書城向城中城城諸及防知城池之係乎邑者甚亟其有裨于邑之官與民者甚鉅且遠桃之爲邑創於金爲淮濱縣不久旋廢元初始即其地建桃園縣後謁爲源積土爲垣垣外有濠高深不可攷門四東觀海南朝陽西延暉北拱極濱河罹水屢修屢廢蒞茲土者如明之李廷鵬周佩龍復禮許璞龔𦨭我

朝順治之鄭牧民類皆有修築功至康熙三十五年河決
韻嵩城被冲塌存者十不及一內多積水壕土淤塞若
坦途出入無所捍制行者隨意所便致雍正四年有劫
獄大案余至而夔之邑之居者惴惴焉有不安寢之慮
歲乙卯
皇上龍飛御極恩膏普被各上憲奉承宣布事事更新時和
年豐民氣休暢廼謀於衆循舊址而新之開隍濠以土
敷城上高可二丈許濠深八九尺寬三丈至五丈城西
舊有涵洞潴而通之將城內積水悉歸濠中四面設立
城門名仍其舊上建更樓三間城上栽柳樹桃雜以石

榴梨棗李杏之屬濠內遍植荷花並畜魚種各許經始於雍正十三年冬成於乾隆元年夏斯舉也一以崇規制一以壯觀聽一以資保障將來綠柳成行桃花滿縣邑人士扶老挈幼以憩以遊相與過從爲歡而莘斯邑者於簿書暇與二三賓友携酒榼茶鐺燕於斯歌於斯披襟迎風啣杯待月以與吾民共樂焉顧不盛歟抑吾尤願相繼興修毋俾坍淤以永成美舉則官民幸甚時同事教諭孫廷錞縣丞黃廷銑主簿孫兆震北岸主簿范昭達中河主簿陳克濬與史泰峻城守把總胡起鳳也是爲記

陸君實先生傳

衛哲治

先生姓陸氏諱秀夫字君實鹽城人生三歲父挈之徙鎮江幼穎悟異他兒比長學舉子文下筆有奇氣年十九中寶祐四年文天祥榜進士李庭芝制置淮南辟除管機宜文字性沉靜寡言笑每僚吏至閤賓主集坐交驩先生獨矜莊終日歛衽無一語庭芝益器重之累除至起居舍人以禮部侍郎使元軍前請和不報俄臨安失守太后及瀛國公降元州縣望風迎附先生與蘇劉義張世傑等追從二王至溫州端宗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先生在兵間久熟諳軍務宰相陳宜中

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已而以言者劾去張公世傑責讓宜中此何時輒令臺諫排論入宜中即日召還遷海上先生遂執政事海濱誅茅捧土爲殿陛百度草創先生每當朝會儼然端笏盛服如立治朝厲井澳風炎勢少帝以驚疾殂先生復與世傑擁立衛王徙居新會之厓山元兵來攻世傑統大舟三百柁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爲前鋒中部居王前鋒失利波濤掀湧衆驚亂無復部伍先生知不免仗劔驅妻子先入海號哭拜王陛下不可再辱抱幼君以匹練纒束如一體用黃金硾腰間赴海死時祥興二年二月十五日也越七日屍浮海

上家人負屍歸塟漁山北青徑口年四十二

論曰先生爲淮郡忠義第一人嘗讀龔開聖子所作傳頗嫌其蕪且謂先生全家蹈海無後繼閱鹽志明邑令楊公瑞雲跋語云公之嫡裔在潮州楊南海人而令鹽城其言必有據近日鹽城沈子儼考先生世系云公以簽書樞密院事旋謫潮州公乃奉太夫人就養於潮長子繇年十五次子七郎年十一三子八郎年七歲四子九郎年五歲未幾朝議召公還公挈妻子遷海上繇獨留潮奉太夫人以居暨厓山破公與妻子俱蹈海而繇獨存太夫人聞公變亦驚悸以

死孫生三子曰海曰道曰浩居潮之海陽城東南後
子姓繁衍散居饒平揭揚澄海諸處皆孫裔也由元
明迄今科名仕宦不絶康熙庚子沈子之師顏敏令
海陽謁公祠閱其家譜與楊公語脗合益信先生有
後不誣先生之謫潮蓋由陳宜中令言者劾去先生
有景炎二年春正月二十日與陳文龍書自云寓潮
州罪人其前直院不越月貶潮迂戇無補分所宜耳
蓋正當端宗初立之年也嗚呼宜中當天崩地坼之
時猶爲娼賢嫉能之舉此誠罪不容誅然安知非天
欲留公之一綫於潮故令暫爲此行從來小人之嗣

君子正所以福君子然此皆天爲之非人之所能爲矣余喜得公軼事且幸賢者之有後因捃摭諸書删其繁芿詮次爲傳復具論之如此

蔣貞女傳序

王嗣槐

山陽高子漢思與予定交湖上以志節相勉一日坐客語次高子揖余而請曰吾家有貞女者吾鄉之賢士大夫已爲之傳矣乞一言以表之余曰貞女奚若漢思泫然者久之而曰吾先人守禾郡卒于官吾兄相繼没遺孤昂十歲敏慧善讀書然苦病相其形骨必不壽吾嫂氏每抱持而泣曰此子也天吾夫爲無后矣家人哀之謀蚤婚冀其生子以延厥祀也爲聘大河衛戸侯蔣氏女焉未成婚而昂卒女請于父母來赴其喪卽次成服歸誓不更嫁至于今三十年年且艾春秋祭祀必造昂

墓奠酒漿焚紙錢伏昂墓而哭如初喪時聞者莫不揮淚而去蔣氏遭兵亂父母貧且老貞女手自縫紉資給之迄今不衰客曰若貞女者可以爲難矣然天下之爲女子者如是而可乎亦情之過者乎余曰噫子之言似矣而未也若貞女者豈得謂之難哉乃情之正而非過焉者也禮女子已嫁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此爲女而成婦者言之也公羊傳曰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此言女與婦之必有別也故女子許嫁夫死不更適禮無明文先王之制禮也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使必爲之訓曰女子許嫁夫死不更適天下之女

子必如是而後可而夫婦之道窮且使天下就者少不及者多其勢不至潰防裂閑不止而禮不可爲訓于天下惟爲之訓曰女子巳嫁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而天下之爲夫婦者如是而巳得其宜矣其不及者必至於是其過于是者不必期其必至于是而始善也先王不欲取而深諭之也故古之女子如貞女者若丹陽之羅靜會稽之翟素自誓皎然甚至殺身以徇而有所不惜君子未嘗不急稱之以爲先王所制者禮也君子所稱者性也禮通乎人羣而制之性從乎一巳而稱之也在易有之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明婦之于夫猶臣之于君

也全齊之亡不如王蠋一死魯國將亂獨有漆室一吟有明之亡也死社稷者不數人而草莽之夫感激殉義者多有比于君臣大節其參等之相去甚遠矣君子錄其事而歎之何獨疑于夫婦之倫乎若以禮所不著而少之彼聖人之訓父子也曰毀不滅性不勝喪比于不孝其訓朋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然天下之勝喪者多矣不必皆孝子天下之不自辱者多矣不必皆義友其有知滅性而不能已寧受辱而不忍忘亦將引聖人之訓而斥之曰此其不孝不義者乎卽謂其賢于世之孝子義友焉亦可也若貞女者乃情

之正而非過焉者也豈特云難也哉客起而拜曰吾子之言其以維禮者大矣雖以一貞女而風天下焉可也遂書以貽高子

李節母傳

潘耒

節母山陽邱氏女父可孫官行人侍讀象升檢討象隨其從弟也幼而淑慧通詩書母丁孺人早没事繼母孫孺人曲盡孝道歸同邑李天定字靜孺靜孺父青原再爲縣令清白著聲母不逮事舅事姑丁孺人如事母靜孺有雋才與兄尊生杜若自相師友刻苦攻文生事一切不問母世家女而安淡泊能辛苦布素操作如寒門婦上奉高堂下供賓客文酒讌會常脫簪珥辦之不使靜孺知靜孺天亡母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徐乃勉起啜粥襄大事時母年三十長子鑣生六歲次子鎰甫三歲

越明年尊生杜若相繼歿一門之內三喪在堂三孀婦諸孤兒伶仃煢獨淮人嘆息李氏其衰矣母念欲持門戶唯有立孤欲立孤不可使一日廢學乃擇名儒爲二子師雖重修脯不吝絕愛憐二子而課督之甚嚴業少進則色喜不進或嬉游則跪之中庭痛加夏楚夜篝燈令讀書已紡績其旁不夜分不寢每述先賢勤學故事訓二子泣謂之曰汝家世仕宦汝父勤苦爲學欲望成名不幸蚤夭吾以十指活汝兩人冀汝讀父書繼父志若自暴棄人將謂我孀婦不能教子汝何以爲人二子感泣奮厲學以有成家既酷貧又遭兵荒朝不謀夕母

獨身撑拄備嘗荼若得魚菽先饍姑次哺兩兒已未嘗飽也得布絮先衣姑次及兩兒已未嘗溫也祭享必時慶弔無缺曰不可使宗黨意中無我兩孤兒也常嚴寒晨起事女紅手指凍裂匿不使姑見懼傷其心姑春秋高勉具甘脆一蔬一羹必手調以進姑病醫藥禱請凡可以愈姑者無不爲姑歿自含殮至封窆纖悉周詳曰吾不忍姑亡時不見一子吾代夫供子職不敢不盡心也庚子鎧舉於鄉辛丑成進士母喜曰而今而後可慰乃父於地下矣然訓鎧尤勤懇每舉古名臣相切劘鎧需次家居十載毋不令預一戶外事衣粗食糲猶故也

己酉秋鎧除蜀之綏陽令母不憚險遠與同之官綏陽古播州地又新遭兵土荒人稀母教鎧一以仁恕廉靜治民次第行諸便民事旦出視事必牽衣囑曰毋輕朴人綏民亦人耳以理諭之無不化者鎧嘗歎官貧不能爲母益一衣一餚母曰使汝爲廉吏吾爲廉吏母不愈於千鍾之養乎鎧因是益勵清操綏人以德令故重德母母卒於官舍綏人多行哭失聲鎧持喪歸數經危崖惡灘無毀敗過洞庭湖風濤大作鎧述母德籲天風止獲濟無何滇黔兵起蜀大亂母得先事歸骨故鄉有天意焉鎧服除補盩厔令尋以文學被薦改官翰林編修

累遷至通政使班於九卿清愼如令綏陽時不敢忘母
訓也母初封太孺人今贈太淑人淮人稱善立孤者首
李母常援以勵孀婦未與鐙同薦於母爲通家子鐙示
以所撰行狀其言慘苦讀而悲之爲叙次作傳
贊曰婦人之職相夫子鞠子主中饋而已逮其苦節至
孝可以通神明移氣數家道屯而復亨後嗣替而復振
賢母恆有力焉李氏當髫髦天亡諸孤顛沛之際門祚
或幾乎墜矣撫孩童而教之俾出於坎窞登於天衢微
節母之精誠不及此未生六歲而孤賴吾母一身兼父
而師以有今日吾母之賢不愧古列女讀李母行狀而

潛然出涕曰異哉何其賢之類我母也母有子能自樹立爲名公卿而未也無可舉似匪莪伊蒿鮮民之痛寧有既哉

烈婦胡氏傳　　宋　曹

烈婦胡氏女適劉國用爲繼室嫁未久國用以疾死氏年甫二十痛哭墮地欲與夫俱舅姑初防之氏惟撫國用前妻所遺數月子大順寂坐房中至七日不出且閉其戶縣更以布幕遍羃之不使家人窺家人亦不得其故再歷七日如之自是越七十日皆如之每祭畢哭若不甚哀舅姑疑其有他志氏不辨七十日後復去其戶縣幕布親治饌祭國用祭畢痛哭如初已伺舅姑寢繼視子大順亦寢氏仍寂坐房中家人以爲常亦不窺姑舅私相嘆曰兒夭孫非婦出今夕婦大痛如兒死日婦

之報吾兒者盡此一哭矣婦去志將决矣乃含㝠就寢
至曉啟戸氏已縊於國用之棺左舅姑驚號仆跌手足
無措因憶氏寂坐房中事盡傾其篋笥得兩老人衣履
如許子大順週歲衣履如許兩三歲至七八歲衣履復
如許皆成於七十日中皆已舊物所改製也鍼縷工巧
不挫毫髮若婦人之安處家室而無他故者嗟乎氏已
凜然於决死之義則竟死可也而乃於七十日之後死
此七十日中晝夜悲辛沉幾密智周旋其舅姑與其非
已出之子於十年以後事其孝且慈之至性又何其委
曲悽惋絶出乎人情意計之所不能測也從容就義如

氏者可不謂之大丈夫哉

劉烈女傳　　馬麟臣

烈女桃源細民劉文生女年十八許字邑人王起性樸謹不苟言笑居邑東郊外茅屋數椽僅蔽風雨吳斌者兇暴人也嘗爲武弁家厮養卒與烈女比戶而居窺烈女心動顧烈女平居恭敬莊肅舉止異常人與村中羣婦處或諧謔調笑烈女輙歛襟奉身而退斌旦夕思所以圖烈女者苦無隙可乘雍正九年五月十一日村人皆刈麥田間烈女父母亦俱往斌紿其母曰斌病不能興盍扃戶以去斌葢偵烈女閨屏獨處又左右閒寂無人私心冀倖以爲烈女不可以利誘情動計惟以威制

之遂懷利刃踰垣過烈女家借乞火爲詞呼烈女烈女
聞男子聲驚有變方疾言以謝之斌遽趨而入逼烈女
烈女趨而出兩相持烈女力不勝爲斌所迫仆于地斌
急以手掩烈女口曰若從我不然刃揕若胸矣烈女無
懼色詈不絕聲徹于閭巷適隣人徐章排闥而入吳斌
始驚遁烈女獲免晚父母歸烈女泣訴所以父母辟慰
之云汝既未受污而節操早已見白於鄉隣是亦可以
已乎烈女曰兒義不受辱父母不能爲兒登吳斌之門
一洩此恨兒何用生爲父母不得已挾怒而去及其歸
則烈女已投環殞命矣嗚呼諸官有司以烈女本末上聞

吳斌服大辟烈女給銀建坊至今旌其閭曰貞烈之門
邑侯畦君有修志之舉採其事以登梨棗余因爲之傳
嗚呼烈女生農家非有聞於姆氏之訓者也又非閑於
詩書內則之文而習知夫禮義名節者也顧一旦慷慨
殺身義不受辱豈非義烈出于天性哉是可以傳矣

張將軍傳　　阮學浩

將軍姓張氏名孝忠字正綱宋楚州人性忠勇長於武畧度宗朝仕爲管屯千軍大使隸五郡鎭撫使呂文福部會有詔趣文福入衛文福行至饒州殺使者叛降元將軍不從率淮士百餘人投制置使高達軍於江陵先是達解鄂州之圍廷議許以建節後難之達怏怏有異志至是元遣阿里海涯攻江陵達累敗以城降受元主勅爲參知政事將軍遂復棄去轉徙江右卒走信州依知州事提刑招諭使謝公枋得當是時宋室危解羣小沓蔚賈似道甫竄死左相留夢炎遁陳宜中執大政岌

岌於納幣請和延旦夕殘喘外則江淮楚粤北師亢斥
所在望風迎降鮮以疆土爲念者謝公獨憤發勤王與
平江潭州諸路義堅並振頓偏隅孱旅力不支得將軍
來附大喜旣心重淮士即授承信郎帳前都提點之職
將軍感激馳驅謀無不中能以單師捍强寇捷屢聞德
祐二年正月宋叛將呂師夔師元軍狥江東謝公檄將
軍禦之陣於饒州安仁縣之團湖坪相持數日敵兵雲
集連大戰將軍矢盡尚揮刀擊殺百餘人敵稍却更分
隊繞出宋軍後衆猝潰矢中將軍馬鼻馬介繫又絶乃
步戰中流矢死方將軍未死時謝公坐敵樓觀戰忽將

軍馬逸歸驚曰馬歸忠孝敗矣遂奔信州不守以此見謝公之以將軍為存亡也元將士於積骸內求得將軍屍嘆曰壯士壯士取衾覆之拜而去將軍歿後數著靈異能人為立祠安仁縣之玉真山水旱疾疫禱輙應祠是守土者禋祀維虔載令典焉在淮則與趙康州師旦陸丞相秀夫先後崇祀鄉賢元至順間史官歐陽元作玉真山祠記迄今揭於碑稱張將軍云論曰宋史未為將軍立傳僅見謝公傳中以予聞於將軍十五世孫宜人將軍軼事載饒志葢詳宋自景定以來元師南侵劉整以瀘州降呂文煥以襄陽降陳奕以黃州降呂師夔

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慶降呂文福高達相繼以所部降皆天朝之貴官宿將一旦反戈喪心易面爲敵前驅而將軍以麾下末弁數顛躓於兵亡帥叛之餘棄逆助順卒之身經百戰以死嗚乎何其烈也攷祭法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將軍廟食於饒宜已抑豈饒人之所得而私也哉

涂氏二孝子傳　張宏俊

山陽二孝子涂其貴字碩卿胞弟其華字實公生於山陽之節孝里祖履謙本江西南昌人淮人延之爲師執贄門墻者甚衆遂家於淮生子國相國相生四子貴華其仲季也長早世國相與妻萬氏居母喪數號泣時貴方總角華方孩提亦相與涕泗交流蓋親悲而悲親哀而哀孝友自天性然也其貴年既長欲邀升斗爲甘旨計隻身走　京師考補禮部儒士居無幾泫然流涕曰歐陽子有云祭而豐不若養之薄也遂決計歸養二親家素貧其甘旨皆從拮据中來而其華善經營無缺乏

郎計窮支吾不敢令親知亦不欲令二兄知也雍正丙午國相壽終辛亥萬氏壽終二孝子㣲六年之間兩當大故哀毀骨立殆欲無生其貴善堪輿爲二親營壟畢即與弟其華相誓以廬墓殉嗟乎人情異夜處幽室或無燭宵行靡不皝皝然恐若有異物之瞷其旁而刼客之躡其後矧夫荒烟蔓草雖鼯之所竄蛇虺之所居啾啾鬼聲鮮不動魄驚魂而二孝子有若將終身之志是非至性過人何以能此有司聞之稔知其家貧非生理不活廼其華返舍食其力以供粢盛饘粥遭叔兄嫂繼亡撫孤教育如已出故其貴得以終志焉嗚呼非其華

之經營不能成仲子之志非其貴之廬墓不能顯李子之賢當其時牧豎村童過其地無不咨嗟太息曰此孝子廬也督漕魏公聞其事而旌之旌以匾額淮人士具呈蘇撫邵公臚其實

上聞奉

旨給銀建坊寔行纂八

國史二孝子聞之蹴踖不安曰孝乃庸行吾方深慽爲未能且吾弟知有吾親耳豈爲邀名計哉至今里人無少長識與不識咸呼之曰涂孝子云

張貞女傳　　汪穀詒

貞女張氏安東貢生張君紹載之女山陽進士朱君涵所聘子婦也張君止一女最鍾愛以姊夫涵子嘉樹夙慧遂許字焉朱君涵止一子其伯叔兄弟皆同居先是其堂弟庠生演病故所聘州同知陳君崙之女弔其喪守貞踰二十年朱君憫其志命嘉樹以叔母事之惟謹乾隆八年嘉樹年十七矣朱君甫自京師歸將謀爲完姻秋九月嘉樹病歿時貞女年甫十五聞訃促家人治素服如朱氏至則詣殯弔已弔而謁其舅姑舅姑慟不勝其叔姑陳氏尤悲憐之有同病也當是時戚黨見者

無不太息泣下初貞女有姑許字於漣水朱氏聞壻病歿卽絶粒不食家人守視之甚密已而復食伺守者稍懈自經死事聞於

朝獲旌表如典禮貞女又有從姊亦許字朱氏未嫁壻死竟歸于朱氏守其義誓終身焉當貞女之來弔也請於父母欲不許之女曰兒志決矣顧兒豈偷生者不能效吾姑乎念吾親無子何不俾兒效吾姊耶父母知其終不可奪故卒如其志云

論曰聞之禮女嫁有期而壻死則往弔其喪既葬而除服士庶人之喪葬不踰月葬而遂除以未成爲婦

故不以婦禮責之聖人制禮蓋不欲以難能之事率
天下而後世奇節卓行往往伸其志於常禮之外又
豈聖人所禁哉余徵張貞女事見其姑姊閒以貞烈
著者凡四人何嚴氣正性之獨萃一門歟固其天性
然哉抑濡染漸漬非一朝夕之故矣

淮安重修北沙關帝廟碑　　顧棟高

蘇長公碑潮州韓文公廟云公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嗚呼豈不然哉維漢壽亭侯之神威靈煒赫凡兵戎水旱疾疫靡不神威呵護顯著靈異士民門禱祈應獨於治河罕所著見豈川瀆各有攸司神不尸其任歟抑史文闕略故逸之也乾隆十一年秋汛黃水大漲阜寧縣河堤計長二百餘里水高堤面尺餘埽壩塌卸淺成卑薄海防同知孫倓廷鈹露宿四十餘日加築子堰晝夜防守水勢不減而戴家馬頭沙淤窪等處塌陷至四五百丈七月十九日大雨不止狂風

捲怒濤如沸人對面不相見時淮揚監察葉公存仁駐北沙大寺侯惶急走謁問葉去年陳家鋪决口是何月日曰此月十九日也侯益惶駭無措見寺內供設帝像即同葉公叩首祈禱願施神力保佑俾人得施功救百萬生靈祝畢疾馳至工所踰時風止雨息日皎然出矣衆皆踴躍懽忭竭力搶護從此水勢減退堤得無恙河事既寧侯與葉公相與頌神之威靈重葺大殿金漆輝碧有加其葺方事急時余適奉郡尊衛公之命修淮安府志屢報危險人心皇皇九月初始與侯相見侯爲余具道其事且請爲文以紀余維治水以土而當十九日

之年刻狂風暴雨數千人俱束手河干畚築無所施倘
有踈虞則山阜與鹽高寶海江其十數州縣之生靈事
有未可知者我
國家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而風伯雨師時迅震怒助河爲
虐維神默鑒
聖天子懷保斯民之心息狂飆於俄頃奠怒濤爲安瀾長堤
千里屹然無恙神之威靈於是爲大而侯與葉公出身
任事爲民捍患之功抑亦不可泯已既諾侯請爲文陷
置北壁中復作迎享送神之辭以歌之辭曰
維北沙兮河之滸神千載兮舊祠宇河伯不仁兮馮

怒挾狂飆兮蛟亂舞沙石擊面兮大如斧𤕤𤕤難施兮駭相顧百萬生靈兮邪何許懸晷刻兮命誰主𥗬爲河兮民荼苦神降監兮曰余汝撫　射狂潮兮神之弩飄師回風兮雨師止雨暾日出兮神降㫗干杵齊施兮成后土歡聲雷轟兮蛟龍退阻胼𤕤兮神功補坎坎兮擊鼓絜三牲兮奠清酤俾高厚兮功難數永千萬年兮神之祜

重濬澗河碑記　程嗣立

淮郡城北據大河西南據洪澤湖運河之水環城自北而東復折而南達於江而澗河在城南三里許引運河之水繞城東流七十餘里至流均溝入射陽湖故河淮漲溢則運河受之運河漲則城當其衝水湍悍而不至於敗者實賴澗河也宋以前城東五十里故有壽河引水歸射陽湖入海明洪武十年又於城東開菊花溝以下達壽河故城東之水澇無憂而舟楫亦不至於有阻既而皆廢至萬歷初漕帥王公宗沐復上循菊花溝下循壽河故跡開澗河以分運河之勢於是運河之水由

城南下興文閘入寶帶河以達澗河而城西上興文閘亦引運河之水由城中文渠出連城阜城關以達澗河當是時城中百脉交暢原隰底定鹽城與化濱海諸邑魚鹽粟麥萑葦薪茹連檣接尾而至故淮之東門稱都會焉而涖土者以爲非漕運所經往往不事疏濬積數十百年遂至湮塞歲丁亥今冢宰張公總理河務會朝使者視下河澗河亦用是開濬初澗河之下射陽湖也自流均溝東入馬家蕩下蝦鬚二溝入湖其道徑直歷年稱便不知何時閉流均溝乃引澗河自涇口北過清溝軋東等溝下湖道遠數十里居民行旅兩病焉康熙

四十五年黃河潰童家營涇口以北悉淤澗河乃自決流均溝故道朝使者亦欲因水之便順民意即開流均溝時山陽令方與士人齮齕詭詞以阻於是復閉流均而涇口以北道行迴遠下流不暢水四潰漫溢不數年下流日高上流湮塞復如初益澗河者運河之支流三城之尾閭而流均溝又澗河之尾閭流均溝不開則澗河病澗河不濬則三城病二者利害相因十年以來三城積水冬不涸雨暴至居民架木而栖而澗河高墊水涸則不能通舟稍漲則漫田疇傷稼事城東三里塘埭欒欒沉於浸居民苦之具其利病上太守太守於是巡

視下流先開流均溝民大稱便旋以瀾河亟宜疏濬申詳各憲旣得請遂相高下計道里定工程以興事百姓用命如流水三月九日興工匝兩旬而厥工告成沉淤積塞渙然盡去是役也不稽時日因民之欲而順用其力國帑不廢農不害時民無所苦嗚呼爲民父母視子弟之疾苦呻吟未有漠然置之度外者苐有其心而行之不力抑或不達地勢不愜輿情銳意興作民受其病瀾河壅塞十有餘年一旦興萬人之役疾如雷電解如風雨興百世無窮之利而民間帖然若不知有興作者則順民之欲而爲之之效也郡人屬余記其原委勒之

貞珉以告後之守土者是役也計長八十餘里深六尺底廣二丈面倍之約費六千餘兩時康熙五十七年也

重修思親樓記　周鼎元

銅王橋之北爲余祖遺舊宅宅東南隅思親樓在焉六世祖指揮僉事應兆公所建也公至孝事父伯亨公母梁太恭人繼母李太恭人養志承歡必盡其禮旣沒而思慕之心彌摯刻木肖像祀於茲樓之上食飲必奉出反必告如生如存遂以終身鄉前輩太僕顧公存道方正少許可然慕公之純孝爲文以紀孝義載諸郡志自明正德迄今百六七十年矣榱桷漸以朽蠹垣墻漸以傾敧余心滋懼豈吾先人靈爽之所式凭孝思之所融結一旦而棟折榱崩則寧使吾露處野宿吾不忍先人

之蹟就湮而束手徘徊也爰擇吉旦興工於康熙己卯之秋鳩左側之茅舍以居以晨夕覘土木之事越一月而告成以妥先靈以嚴啟閉庶幾免隕越之罪記之以貽我子孫俾無斁也

重濬北溪河碑記

吳寧諤

淮郡北溪河在運河東長六十里東入馬家蕩南六堡諸溝澮所從蕩洩者也郡當黃淮之合溝洫易壅田無百年不變易者攷圖籍迤西白水塘三堰元置屯田萬戶府悉成藪澤而瀕淮漁梁溝洋信港近治永濟河諸斗門悉廢且蕩爲沙磧嘉靖甲子邑人潘熙臺先生於運河東岸始開斗門居人相繼興造於是南六堡縱橫數十里於淮稱沃壤焉迄今爲斗門者十有三而其十以北溪河爲委自黃流入運溪漸填閼宥城太倉二浦奸民又盜溪爲田爭尺寸之利北溪幾成平陸伏秋雨

集溝澮盈溢泱漭平漫阡陌莫辨汨沉顡粟比年尤甚

庚戌之秋

聖天子軫念民生下蠲貸之詔又遣大臣講求水利而南湖朱公來守是郡下車後平訟獄絕苞苴寬而有制民以大和士民知公之有爲也以重濬北溪河請公曰是子之責也遂命管河丞相度形勢估計丈尺力請上憲計田定繇分職授事嚴其期約而責以成功浮言肆興公不爲阻始於雍正甲寅　月日成於乙卯　月日計長萬一千四十二丈有奇面四丈以至九丈底二丈四尺以至四丈五尺深四尺計土方二十五萬五百六十有

奇計田二十二萬九千八百餘畝畚鍤齊舉鼛鼓不勝

工竣邑人屬予爲記以紀公功予聞稻人掌稼畜水有

豬止水有防蕩水有溝均水有遂舍水有列瀉水有澮

其法具在也淮郡水挾沙行視他郡尤甚北溪就湮邑

人屢欲疏濬輒齟齬不果若公毅然行之百年之湮一

朝而復可不謂賢乎昔張堪守漁陽於狐奴開稻田八

千餘畝民以殷富杜詩在南陽修治陂池廣拓土田比

室殷足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公名奎揚字南湖浙之

山陰人系以詩曰

河東瀰瀰釃長渠蛇行斗折名北溪斗門輸田田輸陂

湯湯東去何逶遲時移世換溪成坻龍首沙漫魚鱗夷
黃雲翠浪汩涔潰衙縮蓼粿悠渺瀰老農釋耒噫以嘻
我公五馬來江湄輕裘緩帶相委蛇鋤根薙莠植江籬
聽言此溪俾我疾集衆分職嚴會期負荷錢鎛走藟梩
霜侵風厲民不咨公又藎然傷吾黎力爲申請竢春時
沍謝春融敢告疲疢者既深淤者治淸流滴滴爭耘耔
黃茂芃芃生兩岐四野鼓腹飽而嬉公功此溪永與垂
爰紀歲時勒之碑

淮陰書院記　周龍官

書院之設昉於唐宋淮郡舊無此制其仰止正學等處止以奉祠之故襲其空名或月一會講移時輒散而肄業者葢鮮我

朝聖聖相承覃敷文教

詔各省都會建立書院資以膏火以作育人材屬在郡縣莫不興舉普天向化炳焉同風蔚乎稱盛治也淮郡爲督漕坐鎮之地六邑人文觀型於是所宜長養而淬礪之者至亟矣前郡守楊公爰卽萬柳池君子堂舊址增搆數楹而未竣歲辛酉靜樂李公改爲講堂周以廊廡造

橋立亭商紳程長泰等踴躍襄助歳捐金數百以佐院
費而淮陰書院以成顧規模定而公遷去北平傅公繼
守田是肄業者漸衆未幾公復遷去乙丑春濟源衛公
以治行卓異來守是邦賑恤勤勞之暇亟以造士爲本
務愼延師儒廣施誘掖日有稽月有考分内課外課附
課以爲獎勵又議增膏火六百金而督漕顧公蘊公相
繼旬宣時登講堂進諸生而訓勉之人皆知實行之足
尊而不鶩於名一時肄業者多至百數十人由是淮陰
之盛不異於省會之區矣予竊惟郡治書院鄉國之善
士所聚處焉者也此地向爲文士薈萃之所前輩嘗集

名宿數十人成七藝大社每季會於堂中操觚角藝夜以繼日而四方遊觀者咏歌八景傳其勝槩迄於今近百年來流風泯焉無復存者今幸涖斯土者皆當世大賢成斯曠舉流水瀠洄帆檣隱現荷柳掩映魚鳥游翔登臨俯仰足以開拓心胸無城市之囂喧而有藏修息游之樂於以成天下之善士不難矣吾知肄業其中所以仰酬　當事殷勤鼓舞之深懷以儲

國家棟梁之選而嗣前輩之風徽於勿墜者將霞蔚雲蒸日盛焉而未有量也時乾隆十二年丁卯季秋既望日

記

鉢池山煉丹臺仙蹟記　朱涵

郡城西北二十里有山曰鉢池盤紆凹曲形若鉢盂相傳王子喬煉丹於其北麓山經鍛鍊故隱隱隆隆無巉巖峻嶺之觀然樹木陰翳山徑環疊遥望蔚然晦明風雨俯仰百變皆有可樂邑在山之南故以山陽名焉唐杜光庭載寰中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鉢池因其一云嘗按史傳王子名晉字子喬爲周靈王太子賦性閒靜居常好吹笙作鳳凰鳴晉平公使叔譽來聘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平公曰太子年十五譽莫能與言君請事之及靈王二十一年十一月穀洛二水鬬將毁王

宮王欲壅之太子諫王不聽卒壅之遂逃去游伊洛間
遇浮邱公從之游浮邱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道成
擇地爲煉丹所至淮得山之幽邃閒曠者於崗壟之際
築臺以居臺下濬有井冽且甘即鉢池也丹成先以試
雞犬則皆僊王子曰功徒然矣因擲丹於井頃之雞犬
爲麟鳳王子乘鳳去從此山砂盡赤井水日幻三色較
他水重四銖時見錦幢寶羽冉冉騰雲霧中踰時栢渠
復遇王子王子曰可告人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
至期乘白鶴吹笙駐緱嶺可望不可即俯首謝時人數
日乃去王子有兩妹繼亦得道仙去先時崔文子學仙

於王子王子化白蜺持藥與之文子驚怪以戈擊之因
墮其藥服之亦仙去衛叔卿者亦仙人也其子名度世
見叔卿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蒸鬱玉爲牀叩問列
坐者爲誰叔卿曰是王子晉與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諸
同輩耳跡其仙去之後猶隱現幻化不測如此竊謂神
仙之說渺矣或謂神仙不死時逍遥蓬島世人不克見
又或混跡塵囂中神通游戲多怪變不經故儒者多弗
道今王子事見傳記且遺跡可考據文人學士時稱引
不衰固未可與荒唐誕謾者同日道也山舊有臺郡人
創立仙祠臺上肖王子像於其中崇祀之國初戸部主

事戴璣爲榷關使者建亭榭廣祠宇環植竹木護以廊檻更爲四方君子游觀吟咏之所東坡謂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此殆庶幾焉丙午春余讀書乾元道院山人王君含一墾刈榛莽植桃柳五百株更構小屋數椽於東偏有重修丹臺之志囑余爲記爰本其梗槩而歷叙之俾覽者知所考云

棲流所說

衞哲治

乾隆十二年秋七月颶風驟雨海潮內湧江淮一帶
廬舍田禾多遭淹損蒙
皇上大沛恩膏蠲賑兼施復截南漕八十萬石以備賑糶
凡屬災民固已咸慶更生矣奈隣省山左荒歉更甚
流民之越淮渡江者扶老携幼顛連道旁難以數計
時
宮保河憲周公兼持漕節面諭府縣設法安輯毋聽失
所 哲治 退而謀諸僚佐僉曰若於沿路廣建棲流所
儲米積薪煮粥給食則全活者衆但未便再糜公帑

吾輩願各捐廉以助其有濟乎 哲治 喜而白之
宮保制憲尹公 漕憲蘊公 撫憲安公 藩憲愛公
臬憲翁公諸上臺均蒙允准飭令妥辦更荷
河憲捐柴三萬束 關部倭公 陞任淮揚道葉公
署淮揚道王公 署河庫道施公各捐銀買米以爲
之倡於是裏河司馬施廷瑞外河司馬王連璧海防
司馬孫廷鈜山安司馬羅綸桃源司馬何煟軍捕別
駕趙師質中河別駕陳克濬高堰別駕章廕奎山盱
別駕衛崇膺署淮安分司蕭欽山陽令楊燧署桃源
令韓墉等與 哲治 共捐造草房一百一十五間南自

山邑之平河橋玉露庵湖嘴板閘淸江浦北至淸邑之王家營漁溝桃邑之衆興集計淮屬南北通衢二百里建有棲流所八處聽流民往來信宿以避風雨而紳商衿監之聞風好義如程志仁程志銓程鍾程揚宗程文程嘉音程東喜等各捐銀一百五十兩鮑士濂捐銀一百八十二兩程蓥程岑等各捐銀一百兩曹全吉朱世廣洪毓奎等各捐銀五十兩秦自誠林躍龍林騰龍林秉正林叢皞林中鶴林體仁汪轂詒吳山龍汪開鸞汪丕劉暹戴有光張超毛韶芳高勿菴戚荆榮郝文靜各捐銀四十三十二十一十兩

董維祺趙繼舜盧維恂邱兆軒陸裕孫怡茂黃永盛王自威朱日高等各捐銀八兩六兩二三四兩不等徐廷璧等捐玉秫一十二石二斗王清捐秫秸一百二十束王西川捐秫秸一百束以爲買米煮粥之用

又蒙

宮保周公遴委賢能効力知縣周晃李鍾遇李遵王褚文逢張日典蔣尚憲周繼濂張廣永効力州同張廷樂顧玉麟効力縣丞鄭毓賢桃源縣北岸主簿孔傳典府檢校伉倆芳税課司羅湘清江閘官蕭繼琛清河巡檢陳英侯補主簿趙霖原任桃邑北岸主簿蔣

尚懿先後分任各所稽察彈壓又委原任上元令陳
齊東清邑主簿王湛往來巡視調度幸各員俱以仁
心爲質爭自設法調劑以期全活凡流民之經由淮
地者靡不宿有屋食有米炊有薪寒有衣病有藥或
可以登袵席而免死亡矣自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起至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止計閏四月共收養過流
民壹拾壹萬貳千捌百叁拾玖人俱資送回籍俾其
無悞春畊此不過推廣
皇仁於萬一耳因爲之説

此說係志書刻成後所作卷次
已定難于補入故附藝文卷末